

钟声



第二十二期

ZHONGSHENG
February, 2016

上海位育中学北美校友会会刊

2015年 位育校友纽约春节聚会



欢庆位育(51)中学北美校友
2015团聚



杨宝琳老师，程哲明老师，薛兰芬老师在位育北美校友会洛杉矶团聚上。



正值杨宝琳老师回国之际，位育教师“一帮子”老姐妹在殷蔚芷老师家欢聚一堂。



亲爱的校友和老师们：

《钟声》编辑组全体同仁向你们问好！

刚过去的 2015 年是很有纪念意义的一年。位育 65 届初高中毕业 50 周年的纪念活动相继举行。抗战胜利 70 周年，两位校友撰写前辈在卫国战争中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代表了我们很多位育子弟纪念时为海陆空三军将士的前辈。我们的辉煌是位育各位恩师呕心沥血教育出来的，多篇感恩回忆和诗词，表达了对师恩的感激，对同学友情的怀念。九月里秋高气爽，北美位育人在洛杉矶和圣地亚哥团聚，规模超前，文字照片记录在此。

位育北美校友会联谊组织，《钟声》是一个以“分享”为宗旨，为校友提供一个交流思想、抒发情感的园地。欢迎各位写出位育人自己的回忆和经历，怀念难忘的位育时光和青春岁月，畅谈在事业上拼搏奋斗的心得体会，倾诉在家庭中尽心尽职的酸甜苦辣，细说云游世界的奇闻异闻，传授享受现代文明的方法诀窍，点评文学艺术电影音乐。平淡生活中的每个故事，只要是您亲历的，都请考虑投稿。

在这个网络信息应有尽有的时代，唯独《钟声》是我们独特的而且有保留价值的精印刊物，为海外各大中学校友会羡慕不已。每期《钟声》年刊的电子版，可由《北美位育人》网站 <http://www.weiyu51na.com/> 上下载。

编辑组尽力为各位校友义务服务，我们的原则是文责自负。在此我们向为《钟声》投过各种稿件的校友们表示感谢，希望校友们再接再厉，踊跃投稿。

欢迎大家传阅《钟声》，访问《北美位育人》网站，参加我们的微信群：《位育 weiyuna51》。感谢会员们的捐献与付款。欢迎新会员，期盼更多位育校友加入我们。

谢谢大家的支持！

钟声编辑组：

叶秋怡，吴攸承，瞿德霖，蒋青，叶善章，华非非，周家钧，王家斌，李忠明，孙雯。

| | | |
|----|--------------------------|--------|
| 2 | 2015 北美位育大团聚小记 | 瞿德霖 |
| 6 | 我当了一回主持人 | 王家斌 |
| 7 | 2015 年南加州团聚所见所闻 | 余振中 |
| 10 | 怀念与感恩 | 金恩德 |
| 11 | 探望田丽云老师 | 周家钧 |
| 13 | 位育 65 届五年制高中毕业 50 周年纪念活动 | 筹备组 |
| 13 | 清平乐 —— 位育毕业五秩感怀 | 余振中 |
| 14 | 相聚在 38 年后 | 吴攸承 |
| 15 | 难忘今宵 情系位育 | 蒋文奕 |
| 17 | 参加 65 届初中毕业 50 周年纪念活动随感 | 蒋青 |
| 19 | 随感三则 | 柯晓明 |
| 20 | 我的健身养生故事 | 余振中 |
| 23 | 洒向人间都是爱-怀念蔡惠芳老师 | J-67 届 |
| 26 | 从母校而来的祝福 | 朱奎午 |
| 27 | 我的身世 | 陈载平 |
| 30 | 生日礼物的随想 | 周国辉 |
| 31 | 我的恩师薛兰芬老师 | 张秉颐 |
| 32 | 艺术人生两篇 | 张立民 |
| 32 | 性格 | 周国辉 |
| 33 | 回忆父亲 | 袁哲明 |
| 37 | 诗三首 | 柯晓明 |
| 38 | 好孩子啊，跟我来吧！ | 徐宏亮 |
| 39 | 盼失联的你归来 | 钱扑 |
| 42 | 悼念张嘉荃老师 | 黄士辉 |
| 43 | 朱邦毅老同学走了 | 石洪基 |
| 44 | 位育中学北美校友会会费收支表 | |
| 46 | 位育中学北美校友会会员通讯录 | |
| | 封面封底设计 | 吴攸承 |
| 封面 | 国画《游鱼逐花》 | 叶秋怡 |
| 封三 | 词三首 | 吉力立 |
| 封底 | "My Dear" Oil on canvas | 汤沐黎 |

2015 北美位育大团聚小记

瞿德霖 66届初中



筹划数月的 2015 年北美位育同学会大团聚于九月 12/13 两日在洛杉矶和圣地亚哥举行。这次团聚是在“真正的辉煌在年少”煽动下组织筹备的。星期六早上 4 点半离家去机场，顺利到达洛杉矶，稍等搭上登记在前的面包车，非常方便和廉价，20 美元车资，登记时强收 5 美元小费。

终于和分隔 50 年没有见面的同班奎午兄相聚，忆少年同窗时相处无瑕，历尽海内外坎坷无与伦比，听今日自豪足以欣慰。15 年前我在这里住过，所以冒充阿凯迪亚老土地，找过去没有的鼎泰丰吃小龙包转错一个弯，找了好久，承蒙奎午兄嫂款待，吃的肚子胀，因为明州没有。

下午的正式团聚假座阿凯迪亚今年七月才开张的怡乡春竹海鲜楼，设席七桌共 80 余人欢聚一堂。每桌开销 340 美元加 18% 小费，菜量相当大，菜色就宴席标准可以，但就食客标准则欠。我多次提议团聚用西式酒会冷餐形式更合适，因为团聚主要是多年不见叙旧不是吃饭，但是都被否决，少数服从多数。

位育北美校友会有网站有年刊有两年一度的团聚，比任何一个中国在北美的校友会都搞得出色，是因为校友热忱支持和独一无二的服务组编辑组筹备组在常年运作，我有幸是其中一员。说“独一无二”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服务员，

完全没有任何主席召集人司库秘书之类的职位，此乃位育精神由原始希腊的民主机制衍生。

这次拍集体照的分组安排(不可调换)就是进餐的座位安排(可调换)，对我们位育人来说很自然，然而在网上看到香港李嘉诚公司办的长江 CEO 学习班马云一班人还为李嘉诚会见他们和请吃饭时和我们的类似做法感叹不已，这些中国 CEO 简直是太小儿科了。

看到这么多精英聚集，尤其是精英的老师，和大家一样很高兴。从 1959 高中 1956 初中毕业到 2012 初中毕业的相距 56 年，大部分是 65，66，67 毕业的初高中同学。杨宝琳老师即兴发言，三位参加团聚的老师都是英语老师，当年的灌输令子弟们终身受益。记得当时在上海所有的中学英文是初高中六册同样的课本按大纲六年学完，我们是初中两年半学完同样的六册，留下半年复习考高中。那时能够和这个速度媲美的只有上海中学师大附中复旦附中，但我们的发音是全中国最好的英语发音，因为我们的老师大都是上海最好的教会学校训练出来，所以他们在文革时受害深重。

聚会后有近二十位校友到我酒店房间庆贺同届校友一范学妹生日，蛋糕啤酒简单热闹，希望学妹和每一位校友老师都长命百岁永远健康。



位育北美校友会服务组中的八位成员到场



聚会后在酒店庆贺校友一范学妹生日



次日清晨7点准时从酒店出发，团聚的第二部分通常是集体旅游文化历史景观，这次安排圣地亚哥旅游，承蒙维雯学姐公主安排舒适安全的旅行车，同时在橙县 Irvine 接家钧秋怡雪薇传申四位学姐一伙，一路上蒋青奎午学兄熊大哥出色表演堪比任何专业演员，奎午还演唱了他18岁时创作的抒情歌曲，将大家带回年少的辉煌和无限的惆怅。

特别要感谢吴嘉和梁家琨两位圣地亚哥地主，从启动团聚计划开始就不断地勘察制图修订在8小时内的最有效行程，参加完团聚后赶回圣地亚哥就是为了第二天在那里上我们的大巴导游，所以我们一路上不断地和他们电话联系通报与时俱进的抵达路程，颇有当年盟军登陆诺曼底前赶时间的紧张气氛。

吴嘉和梁家琨两位上车后就交叉介绍各个有意义的景点，从历史典故到现代发展，从市容到建筑，从人文到地

理，位育人无所不知无所畏惧的开拓精神就是我们年少时已经辉煌的一个原因。

第一主要停车点是 La Jolla Cove，我看了所有旅行社的中文翻译都不精确，如果读过海盗历史记载的话，您一定会想起海盗隐藏的地方通常是在海湾岩壁下的凹进去的洞穴，船可以泊在那里，那就是 COVE，是海湾深水穴的意思，如果我翻译的话，湾穴或穴湾，没有穴字根本失去了 COVE 的原意。家琨兄的介绍就是这个道理，这里之所以是海军深潜的训练场所，是因为不用将潜水员送到离岸很远的深海去训练，在这里下水即可。

第二主要停车点是中途岛号航母，去年12月刚来过，这次是第三或第四次，各位都知道我的海军情结，不啰嗦了。哈，指挥台舰长座的照片我应该让位给家钧学姐。



上图：左起：殷传申，谢宇新，瞿德霖，周家钧



家钧父亲为海军少将同时是 1945 年联合国创建中国军事代表团的首席武官。要说抗战，我们的父辈是真正浴血后幸存的中国军人。宇新学兄是谢宏生老船长的公子，辈分应该比我大，我们两家在上海住得很近，走路才不到 10 分钟。文革结束后，谢船长和我父亲频繁地组织所有的船长团结起来要回文革中被扣克的大笔工资，最后圆满成功。前辈友后辈情，1999 年我在比佛利山庄执业和在帕萨迪纳开业时，宇新学兄通过谢船长告诉我父亲介绍我参加北美同学会，直至 2013 年湾区大团聚才见面，至今一晃

15 年，无数生命中最美好的记忆在洛杉矶留下。

中午原来计划按吴嘉兄的介绍去附近海鲜餐馆进餐，可惜时间来不及就在中途岛号上便餐。中途岛号边上就是很多中文旅行社翻译成“海军之吻”巨型雕塑，根据二战结束在纽约街上庆祝胜利时偶尔拍到的照片制作的。当时称为水兵吻护士：sailor kissing nurse，我觉得应该翻译成“胜利之吻”更确切。

再下一站主要停车点是我每次来此都要去朝拜的圣地：Cabrillo National Monument。Cabrillo 是第一位登陆后来成为美国西海岸的葡萄牙航海探险家，从此北美大陆向欧洲移民敞开。我视此为圣地是因为我们来到北美的勇气不亚于他们在 1592 年 9 月 28 日在此登陆时的勇气，整整 423 年前他们对未来一无所知，四个世纪后我们来到北美时已知未来的艰苦卓绝但仍旧胸有成竹地步步迈进。（和奎午兄在此合影庆祝相会）

最后一主要停留地点是 Balboa 公园，这是圣地亚哥以 1905-1906 的泛巴拿马加利福尼亚博览会为契机建设的占地 1400 英亩的以公园博物馆为中心的大型文化游览区域。来过圣地亚哥多次竟然这次是第一次到，记得攸承学弟介绍过，我非常喜欢这里的建筑和景观，这次 2 小时匆匆下次一定耐心游。

回程路上和各位尊敬的校友继续聚兴也小睡了一会，到橙县 Irvine 依依不舍告别大队人马和家钧雪薇熊大哥一起下。在家钧家小息，向维仁大哥问好。维仁大哥陪家钧一起筹备 LA 团聚劳苦功高，可惜最后一刻不小心滑倒受伤不能共庆，实是遗憾憾。谢谢家钧送我去机场，熟门熟路。

本次团聚懒惰没带相机，手机又不舍得用怕没有电断绝联系，所以照片全靠大家施舍。



我和奎午兄在此合影庆祝相会。



团聚小结： 我有幸参与的 2011 在明尼苏达州，2013 在湾区，和 2015 在南加州的团聚一次比一次规模大，全靠校友会服务组和各位校友群策群力，义务贡献的时间和精力难以计数。

我们位育的每一次团聚都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作为团聚服务组的一员，就今后团聚的准备筹划聚会旅游等，再次抛砖引玉，希望今后的每次团聚都更紧凑高效完美。

关于组织： 团聚的成功是组织和参与相辅相成导致。通常长达近六个月的组织联系是前期的时间精力消耗，采用单一网邮系统。最后一个月的倒计时日报对协助各位已经报名的校友去凝聚更多校友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没有各位的鼎力帮助，尤其是善章家钧学姐的每日更新名单，是不可能有如如此大的规模的。

关于专职： 针对团聚的每个要点，有专门的人负责收集建议并讨论，如确定时间，机场接送，团聚餐饮，表演节目等等。继 2013 团聚照相团队和会场安排，到 2015 团聚圣地亚哥会员远超导游水平的地陪，都是今后可以保持的重要经验。

关于安全： 2011 年的结论是团聚的安全舒适最重要。参与者年龄不一，身体状况不一，所以要从最高年龄和最弱体质的情况考虑。交通，饮食，住宿，时间，携带衣物等都要顾到。2013 和 2015 团聚旅游继续采用大型旅游车，相信有必要继续以安全为第一要点。

关于旅游： 导游要达到满足我们位育人的文化要求几乎是不可能的。如同这次圣地亚哥会员的卓越贡献，可以在确定时间和地点后，大家分析归纳网上丰富的信息，编排最适合位育人的行程，自导自游，将有限的时间由我们自己控制。

关于餐饮： 我想团聚日主餐的目的是聚会煽情。还是想提出大型餐会可以以西餐自助餐为主，再有兴趣的同学，不妨在中餐馆聚，将整个团聚引到更深的层次。

关于赞助： 校友会对 2013 和 2015 的慷慨资助和各位同学的赞助，是我们大型聚会的经济保障。历年来团聚的规模不一，资助赞助的数额不一，希望今后校友会的资助在团聚人数基本确定后就决定，这样可以更有目的地计划团聚内容。

关于时间： 大家的参与不容易，所以在时间上和全国性的节假日错开，不会和家庭团聚冲突，旅行住宿方面也不会很贵。大队人马的天数不超过一个整天，然后就是近距离范围旅游，如果有需要，小队人马可以自行安排。

关于谅解： 一个成功的团聚和协作的精神分不开。位育人为我们特有气质的永存而自豪，人多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大家互相体谅互相沟通，就保证了团聚的成功。特别要谢谢各位提出很多好的建议但没有被采纳或答复的朋友，您的理解和宽容是我们多次和谐大团聚的成功的基础和保证。

每个位育人的参与，精力，才能，和位育精神的发扬，各位音容宛在，栩栩如生，我诚挚的向您们一一道谢和致意，能作为校友结交，无上荣幸。§

我当了一回主持人

王家斌 65 届高中



在北美校友会服务组的成员中，我是属于比较懒的一个。在筹备 2015 年 9 月洛杉矶聚会时，服务组的其他成员都出了很多力，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了。所以服务组要我当这次聚会活动的主持人，我义不容辞地答应了。

在坐下来为这次活动作准备时，我最担心的是出现冷场。初步的计划是聚餐前的一小时作为集会时间。如何使这一小时热热闹闹，让大家过得开心？我拟定了一个议程，大约想好了在会上要做什么。我打电话给杨宝琳老师，请她做点准备，在会上代表老师发言。她很爽快地答应了，还推荐了几位可以在会上发言的校友。我随后就给这几位校友打了电话。我还请几位校友和校友家属事先准备一下，到时候可以为大家表演几个文艺节目。

我的另一个主意是进行有奖智力竞赛，竞赛题目必须是跟位育（五十一中学）有关的。服务组的成员都觉得这件事可以做，蒋青、叶善章还给我发来了几道题目。我自己也拟了几道题。蒋青愿意帮忙主持竞赛活动，还跟我一起拟了一套规则。

临动身去洛杉矶前一段时间，我转了好几家商店，特别是一家叫 Muji 的百货店，买了许多用作奖品的小物品，如手机的自拍杆、USB 卡、SD 储存卡、彩色笔、小型订书机、头巾、旅行用的背包等等。

其实我完全不用担心聚会的时候会冷场。一开始会场上的气氛就很热烈。我先请校友会服务组参加聚会的成员上台与大家见面，欢迎校友与家属。接下来华非非介绍了会费管理情况，叶秋怡（同时并代表没空来参加的吴攸承）介绍《钟声》出版情况，瞿德霖介绍了洛杉矶聚会筹备工作及去圣地亚哥活动安排，周家钧介绍校友会网站的工作，并宣读位育中学校友会潘益善老师给我们这次聚会的贺信，李忠明谈了当年成立北美校友会的缘起，并展示了校友会早年的一些文件和信件。

我们特别趁此机会介绍了为这次活动的筹备工作出了大力气的当地校友汪维雯、梁家琨和吴嘉等人。

这次聚会，一共有七十多位老师、校友和家属参加。我在会上点到了美国各州和加拿大，各地来的举手应答。结果还是加州来的人最多。难能可贵的是还有远道从上海来的校友。

杨宝琳老师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她告诉我们，她为了参加这次聚会，特地推迟了去上海的日期。会上发言的还有

程哲明老师和朱光杰、朱奎午、屠森和徐承一等好几位各届的校友。

因为一开始在地下室拍集体照，我们的会议五点多才开始。到了六点钟，餐厅的服务员准时上菜。我不想让大家面对各种美味佳肴，饿着肚子等下去，决定让大家开始进餐，同时穿插进行智力竞赛。可惜大家都忙着交谈、吃饭，而且音响设备也不理想，智力竞赛只能草草收场了。

事后想想，这次校友会开得还是不错的。服务组有机会跟会员们见面、汇报工作，杨老师和其他校友的发言加深了校友、老师间的联系。有些第一次参加这种聚会的校友也趁此机会报名参加了校友会。进餐时大家忙着交谈，寻找自己的老同学，凑在一起照相，一时间餐厅里热闹非凡。我觉得最可惜的是，因为音响问题和时间紧，大家没能有机会欣赏蒋青和校友吴雪薇的先生熊陆大哥的精彩文艺节目。好在第二天去圣地亚哥活动，在大客车上大家有机会听到了他们二位和朱奎午的表演，弥补了一点遗憾。

聚会时有人交给我一副太阳眼镜，说是在进门一张桌子上找到的。我拿了眼镜到每一张桌子上问，都没有人认领，只得把眼镜放在一边，过后也就忘了。第二天早上在旅馆里准备去圣地亚哥的物品，却找不到我的太阳眼镜了。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前一天在餐厅里我到处问，却没有人认领的那副太阳眼镜其实是我自己的。我以前没有戴太阳眼镜的习惯，而且这付太阳眼镜是新配的，自己也不熟悉，所以闹了这么个笑话。这也可以算是这次聚会留下的一段“佳话”吧？

附：部分有奖智力竞赛的题目

1. 位育中学第一任校长是谁，是哪位著名教育家的学生？答案：李楚材，陶行知
2. 位育二字的出典是什么？答案：《中庸》：“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3. 位育中学的校训是什么？答案：团结，严谨，求实，进取
4. 位育中学最早是设在位育小学里的。位育小学后来是襄阳南路第二小学，现在是向阳小学。向阳小学的校训是什么？答案：求趣



2015年南加州团聚所见所闻

余振中 65届高中

我 81 年来美留学，在美加两国已三十多年。但以前消息闭塞，竟不知位育北美校友会搞得有声有色，颇具规模。直到准备参加 2015 年 10 月位育 65 届五年一贯制毕业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筹备组发起为每个同学做视频，同届学友周家钧恰是为我做视频的热心奉献者。经家钧的介绍，为我打开了与位育北美校友会沟通的大门。我有机会仔细浏览了位育北美校友会的网站，阅读了不少钟声年刊的文章，深感这个校友会不同凡响。

我接触过不少校友会组织。咱不说官办的，他们有资助

有专职，能每周寄来千篇一律的校报但没人愿读。自发民办，能有这样高水平的网站和持续二十多年的校友年刊，就真是凤毛麟角。这不是仅仅用位育精英荟萃能够解释的。我因 10 月份计划回沪参加五十年纪念，再加仍在上班，原本举棋不定是否去洛杉矶参加团聚。但不断收到筹备组负责人员的电邮，关注着参加团聚人数直逼 2013 年团聚纪录。我很为校友会的凝聚力所折服，终于下决心订好机票和旅馆，希望有机会亲眼目睹究竟是什么将这批位育海外校友们维系凝聚在一起。

5. 哪个学校是中国第一所五年一贯制的中学？哪一年创办？答案：位育中学，1943 年

6. 哪位位育中学学生在电影《女篮五号》里扮演女篮运动员林小洁？在校时她是哪一个运动队的队员？答案：曹其纬，排球队

7. 哪一位中国围棋国手是位育中学毕业生？他是第一个战胜日本职业围棋九段的围棋国手。答案：陈祖德

8. 校友汤沐海、汤沐黎两兄弟，谁是哥哥，谁是弟弟，他们的父亲是谁，父子三人各从事什么工作？答案：父亲是汤晓丹，电影导演；汤沐黎是哥哥，画家；汤沐海是弟弟，指挥。

9. 北美校友会出版的会刊的名称是什么？到今年共出版了多少卷了？答案：《钟声》，21 卷

10. 五、六十年代五十一中学少先队队部出版的黑板报的名称是什么？答案：《火炬报》

11. 60 年代教导处一位老师负责调课。到教室里来通知时，他还会在黑板上写“临时”或“永久”，以表示调课是临时性的还是永久的。学生们叫他“永久先生”。这位老师的名字是什么？答案：孔庆涵

12. 位育中学复兴路校区有一个地理园，一个生物园。谁

能说出这两个园在校园里的哪个地方？答案：地理园：红楼与南楼之间；生物园：南楼与北楼之间

13. 襄阳南路 207 号跟位育中学有什么关系？答案：自然灾害期间养猪，后来挖了游泳池

14. 1964 年男排赴大连参加全国 17 岁以下少年排球比赛，规定上场的运动员是几人？答案：9 人

15. 位育中学徐泾校区的地址是什么？答案：徐汇区位育路 1 号

16. 位育北美校友会在西海岸哪个州会员最多？答案：加州

17. 被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称为“美国的珍贵资源”的是哪位校友，哪一年毕业的，曾担任哪所大学的校长？答案：田长霖，J45，S48，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18. 校友中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是谁，他的父亲是中国哪位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答案：陈佳洱，S50，陈伯吹

19. 校友中曾任复旦、山东、同济大学校长的是谁？答案：王生洪，曾繁仁，吴启迪（答对一个即可）。又，朱钟堂曾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王生洪，曾繁仁和朱钟堂都是 59 届高三（4）班的。§

团聚于周六9月12日下午在洛市东郊阿凯地亚的怡乡春竹海鲜楼举行。次日安排圣地亚哥一日游。我全程参加。我虽於2013年曾驾车行游南北加州时到过这两处，但此行是以结交新旧朋友为宗旨，另有一番风味。以下记载的是所见所闻，以人为主，景物为辅。第一次参加校友会的活动，认识的师长学友有限。此文仅为个人之管见，难免挂一漏万。

9月12日下午到达怡乡春竹海鲜楼，已有不少校友在场。一进会场立即看到正墙高悬的绿底白字“欢庆位育(51)中学北美校友会2015团聚”的横幅。会场另一端高挂着“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在上，位育中学北美校友会徽章图案在下的竖幅，为团聚增添浓郁的气氛。首先入场登记，见到的是服务组的叶秋怡。她66届高中，比我仅低一届。虽以前未曾谋面，但在钟声年刊上常见她的文章书画，久闻大名。我们在会前也交换过几次电邮，故见面不觉陌生。我对她在位育人文苑的一篇《修水井记》很喜欢，可能是因为我学工科，特别欣赏她对事故缘由来龙去脉的分析引人入胜。寒暄几句後秋怡给了个印有姓名胸贴，又说公事公办交饭钱。当然不能吃白食，如数缴款25刀。後来知道校友会还从会费中补贴聚餐和出游。

第一次参加北美校友会，熟人不算多，大都是新朋友。但进入会场很快就见到张秉颐学长。秉颐决不是新朋，我俩是姻亲。他嫡亲妹妹秉琰是我嫂子，两家结缘几十年。但上次与秉颐见面还是我侄女婚礼，至今有十几年了。西方有句谚语，婚礼和葬礼将一家人聚到一起。我和秉颐现在又多了一层，位育聚会将我们聚到一起。秉颐兄是位育61届高中毕业，入上海外语学院，毕业後分配到北京二外，是个专门培养外交官的学府。来美又得硕士，在三藩市立大学任教。他英语造诣超高，常在钟声和位育人文苑中见到他流畅娴熟的英语文章。

接下来遇到的是吴嘉和屠庆安夫妇。同他俩虽是初次见面，但却是我哥嫂早就关照我一定要见的。原来他们夫妇初到俄勒冈州时就跟先期在那里安家的哥嫂认识来往。吴嘉说起初到波特兰时得我哥嫂不少帮助。我侄女还做过他女儿的babysitter，两家走得很勤。后来他们调工作到圣地亚哥后也一直保持联系。马上给秉颐兄介绍吴嘉夫妇是大伟秉琰的好朋友，一聊起来大家都有世界很小的同感。吴嘉是这次圣地亚哥一日游的主要策划人之一，后面还要详叙。经秉颐介绍又认识了位育62届高中的朱光杰学长。朱学长听说我在加拿大，就说起他是先去加国留学工作，之后再来美国发展，在南加州大学从医多年。跟光杰兄相比，我的经历恰似逆向行走，在美留学再赴加扎根。朱还有母亲弟妹在温哥华，所以聊起加国诸事仍是如数家珍。

晚会开始之前，遇到我们65届(五年制)同窗家钧和王家斌。两位都是北美校友会服务组的骨干。家钧近年来一手将位育北美网站建得颇有专业水准，网页精湛脱俗，内容琳琅满目。相信看过的读者一定会有同感，无需赘言。我因涉足IT领域，深知经营维护这样高水平的网站背后渗透了操



65届高中校友：(左起)周家钧，王家斌，李忠明，余振中

盘人的多少心血。家斌是历年北美校友会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又是这次团聚晚会的主持人。拜读过他在钟声上发表了不少文章。特别欣赏他写的《他有一颗年轻的心——忆陈文乔友》，将陈文乔聪慧勤学和锐意拓新的性格活脱脱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晚六时许，家斌主持团聚晚会正式开始。先由他介绍到会的服务组成员，包括李忠明，周家钧，叶秋怡，瞿德霖，叶善章，华非非和蒋青。李忠明学长是65届高三毕业，比我们五年制早入学一年，同年毕业。据介绍他长期是校友会的组织者，元老级了。又是留美校友中较早回国开拓事业的海归。瞿德霖比我们低几届，以前不认识。但这次参加团聚活动前从收到的电邮才知道德霖是团聚的主推手。他凡事亲自在先。为确定整个团聚程序他亲赴洛城现场考察，事无巨细认真安排，处处彰显其组织能力。在团聚临近的一段时间不断收到他发给大家的电邮，报告筹备进展。他还不时发表些令人忍俊不禁的位育箴言，如“只有参加过北美校友会聚会的人生才是完美的位育人生”，“精英人士永远早到3分钟而不迟到1分钟”，颇有推波助澜之功。非常欣赏德霖在钟声发表的文章游记以及他写的每月交流。他下笔如行云流水，文字和见地都有功力。

服务组的报告部分，先是李忠明简短的服务组工作总结，周家钧宣读位育校友会潘益善老师发来的贺信。家钧还介绍了北美校友网站的运作进展以及为更上一层楼所需的技术支持。接着还有华非非的财务和会费汇报以及叶秋怡关于钟声年刊的编辑和寄送汇报。

每位的发言都简洁扼要，听来有清新感。家斌接着还介绍了这次参加团聚的校友不仅来自美加两国许多州，还有从国内来美探亲的校友。他都一一给全体与会者介绍。

餐宴期间，不少老师和校友都踊跃发言畅谈感想。杨宝琳老师的发言十分风趣。说到她以前在国内时身体虚弱，来美照顾母亲，开始里里外外料理家务，什么体力活都做。这些年来身体越来越好。杨老师是位育团聚的积极参与者，还说你们每次活动，西海岸东海岸我都要来参加。果然我十月回沪参加位育 65 届毕业五十年纪念，杨老师又是全程参加了两天活动。朱光杰学长也即席发言，他是退休以后还在继续发挥余热，到广州医学院推广创伤外科的技术知识。即席发言的还有程哲民老师，屠森学长和徐承一等同学。徐承一特别介绍了位育 88 届高中毕业生胡刚校友 2007 年与另一位医师共同创立“德州眼科手术中心”，成为同行中在全美领先的眼外科医师。胡刚还两次回国传授医术，每次做义务手术一百余例。席间还穿插了不同的即兴表演和娱乐节目。

餐宴是基本按照年级高低为序安排就座。我所在的一桌主要是 65 和 66 年高中的两届和家属，还有朱光杰学长。朱学长回国内交流推广创伤外科先进技术同时，还将美军战地医生请到中国去为受伤民工做创伤抢救修复手术，使国人大大开眼界。美军多年来征战越南阿富汗伊拉克等国，军医的实战抢救水平当是千锤百炼的了。不禁想到中国军队几十年久未经战，养尊处优坐地敛财。实战起来能耐如何还真是不容乐观。同桌的李忠明学长也很健谈，讲了两件事给我印象深刻。他谈到国内这两年兴起的新式养老社区，如泰康之家在几大城市开辟集生活、娱乐和健康医疗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老年之家。如北京燕园、上海申园、苏州吴园和深圳粤园。他认为现代社会的养老靠不了子女，老伴自身难保也靠不住，唯有这类高端的养老社区最理想。现在花个一百万人民币买下一个单元，以保今后落叶归根颐养天年。忠明兄颇有前瞻性，认为该模式值得在婴儿潮辈的校友中多加宣传。我确有朋友夫妇移民照料孙辈，近期回北京购买养老公寓，想法雷同。忠明学长在国内呆的时间多，又谈到了对付雾霾的经验。他自备测量 PM2.5 的仪器，每天早晨如果测出 PM2.5 高于 100，就绝不开窗。他未提是否应闭门不出。我想国内日渐肆虐的雾霾会不会让海外意欲落叶归根的朋友们踌躇却步。当日的欢聚活动一直延续到晚九点方散。

第二天的团聚节目是圣地亚哥一日游。校友们早七点搭乘中巴离开旅馆，一路热热闹闹开赴目的地。路途中的即兴表演早在以前团聚的报道中有记载。久闻吴雪薇学姐的夫婿陆熊大哥的专业男高音，这次得机会耳闻亲聆，的确不同凡响。又有 66 届初中的朱奎午学弟有说有唱的表演。他唱了一首在十八岁时为好友赴黑龙江插队自己谱写的送友别歌，十分幽雅动情，令我印象极深。当晚回到洛城有机会与他夫妇及蒋青同进晚餐，又相谈甚欢。还得知他自幼酷爱音乐，在美收集不少小提琴乐器。蒋青的曲艺水平高超已屡见报道。这次在团聚和出游时都有机会领教。他还有个搭档是华非非

的夫婿赵燮雨，也是沪剧评弹爱好者。他同蒋青一唱一和，相得益彰，为旅途增添更多乐趣。赵先生还是个投资理财专家，给大家介绍他的理财专著。他简短地给大家介绍了他的两个与众不同的投资理念。相悖于通常“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赵先生主张要将大部资金投在业绩好的股票及相关行业。他的另一个独特观点是所谓的季节性投资，即与其忙乎一年四季不如着力于收成好的一季。我於投资是绝对外行，但知道投资理念是见仁见智，只好留给懂行的人来评价。

我们在圣地亚哥的观光景点是本地校友梁家琨和吴嘉二位精心设计的。他们用谷歌地图反复计算了行程和所需时间，修改订妥最佳方案。吴嘉和梁家琨在全程导游中还时时为我们介绍当地人文历史。第一站拉何亚海湾 (La Jolla Cove) 是圣地亚哥最佳的游泳和潜水胜地，湾内海水相对平静。当天晴空万里，算当地高温，但不觉闷热。许多中学生在举行游泳比赛。沙滩边岩石上可见一群海狮在休息，人们走近观看摄影它们也不惊不离，悠闲自得。我们一行沿着海滩漫步，近处海水拍打溅起白浪，远方海阔天空连成一片，令人心旷神怡。下一站是在市内海港中心参观中途岛航空母舰。我因两年前来此已经造访，就和两位导游一起参观了小型别致的海港村，由一群纪念品小商店和餐馆组成。

下午中巴载我们穿过市中心有名的气灯历史街区 (Gaslamp District, 以商店餐馆门外点天然气灯誉名)，然后直奔卡伯里欧国立纪念碑 (Cabrillo National Monument)。西班牙航海家卡伯里欧是第一个欧洲人於 1542 年登上美国西海岸。此纪念碑为他和这一划时代事件而立。德霖寓意深长地给大家介绍了纪念碑的历史意义，并引申到我们这批位育学子也是第一代来到美国创业。大家一起在高耸的卡伯里欧纪念碑下合影留念，铭誌不忘。参观完毕，我们又开车到达最后一个景点：巴尔博公园 (Balboa Park)。该公园建于 1868 年。这里曾是 1935-36 年加利福尼亚太平洋国际博览会地址，内有一系列美不胜收的博物馆和艺术展览馆。

两天团聚终于圆满结束。见了老朋友，结识新朋友，这是最大的收获。大家都是怀着淳厚的位育情结聚到一起，带着依恋不舍的心情离别。我虽是第一次参加北美校友会活动，但已感染到海外校友对母校难以释怀的感情。衷心祝愿校友会越办越好，盼望与新老朋友再次聚首。我体会到校友会能搞得这么有声有色，不光是位育出精英，更是因为我们位育人热心的奉献和投入。这点在服务组的每个成员身上都充分体现出来。他们各司其职，协同运作。历次成功的团聚就是最好的佐证。我太太和哥嫂分别毕业于上中、向明和市二女中。这些学校不缺精英，但缺少的是投身奉献的人。所以他们羡慕我们的钟声，称道我们的网站。我们真是有资本引以为豪，也更是要加倍珍惜呵护，这就是参加这次团聚的心得。§

位育中学65届毕业50周年纪念

2015.10.31



怀念与感恩

金恩德 65届高中
在《半个世纪师生情，50年后又相会》
的65届毕业50周年纪念会上作

二〇一五，十月金秋，阳光普照，
月末清晨，一群古稀，走向同一目标，
那就是上海市位育中学——我们的母校。
跨进校门，映入眼帘的是一条久违的小道，
打开回忆的闸门，左侧应有一排《钟声》板报，
而如今只见一排小树在风中晃摇，
也好，这婆娑的树影仿佛在欢迎我们这批老校友的来到。
见此景，我曾问潘益善老师这《钟声》校报哪儿再去找。
潘老师回说“在华泾的高中部，在北美校友会的怀抱。”
啊，敲了半个世纪的《钟声》，如今依然在噹噹地敲，
而且她那洪亮的声音已在西半球的上空呼啸。
忘不了，她那激扬的文字曾经鼓励我们树立远大理想，
响应党的“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号召；
她曾经交流同学间工作、学习的经验，
成为一支催促我们前进的号角。

《钟声》啊，《钟声》，
在我们的记忆中：
你的美工是那样绚烂，
你的文字是那样精妙，
你那磅礴的气势，犹如海浪拍岸，掀起惊涛。
如今我们怀念你，
真想再次搂住你的身腰，
把我们趋于老态固化的心渐渐融化掉，
就像当年轻学子，也敢去闯荡社会，敢去尝试弄潮。
我们走啊走，留恋地回过头，
但急切脚步迫使我们穿过北楼和南楼。
抬起头，眼前一栋朱色墙壁的洋楼在招手，
那就是学校的核心——大家管它叫“红楼”。
啊，想起来了，红楼里有广播室、图书馆，
通过电波，我们曾经了解许多国家大事和学校的追求；



探望 田丽云老师

周家钧 65届高中

2015年的深秋，对我们65年毕业的位育学子来说真是充满了回忆、回味、回顾；感慨、感恩、感动的重逢团聚之季。我和105位五年制65届同窗一起，回母校参加了毕业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当年天真活泼的少男少女以近七旬的

饱经风霜的绅士、妇人面目再次雀跃相聚；在喜悦之余，颇感几分有趣外加频频动情。然而，同窗相聚最动之以情的话题似乎总是对当年教导我们的老师的感激和思念。我们在位育的年代有幸接受如此优秀的教师团队的尽心培育，以至受益终生，这份恩情无法忘怀。可惜，随着岁月的流失，能见到的老师越来越少，难得见面的机会也就越来越珍贵。

由10月18、19日的65届高中毕业纪念活动引发了一连串后继团聚，有各班初中、当年的课余团队、甚至是小学班级的欢聚，极为热闹。我们原中三（5）班也在王家斌和马永兴等的策划组织下，定于10月27日举行晚餐团聚，并邀请当年的两位班主任参加。孙欣耕老师立即答应出席，然而田丽云老师却因身体状况不能前来。思念情切，我们几个老同学就相约在聚餐前结伴探望田老师。

图书馆、阅览室又曾经让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
红楼是学校领导的办公楼，
在那儿，校长、支书、教导主任经常开会作研究。
他们为了学校的开拓、学生的成长，
兢兢业业地把发展蓝图构。
他们提出了“团结、严谨、求实、进取”的学风校训，
让学生为养成学习的好习惯而奋斗。
在领导同志以身作则的示范下，
位育的广大教师都是那么优秀。
曾记否，任课老师的业务都是那么精湛，
听他们讲课简直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
忘不了啊，朱彭龄先生那工整的字体，
在黑板上“刷刷刷”地游走，
他的三角函数知识至今还在我们脑中久留。
还有，语文老师知识的渊博、
英语老师授课的幽默、
几何老师思维的缜密、
理化老师实验的清晰，等等，等等，
让我们学生觉得：
他们迥异的教学风格，
宛如一支支曼妙的乐曲在弹奏。
啊，这就是位育中学的老师——我们人生道路上的好参谋。
在你们的精心培育下，
我们茁壮成长，成砥柱于中流。
许多同学成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许多同学成了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

还有的成了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干部，
但是不管他们身处哪个职位，
他们始终牢记学校的教导——“要努力贡献社会”，
而不是一味追求个人的功成名就。

啊，位育中学，我们亲爱的母校！
我们有今天的成就，都是您的培养关照，
还有那些曾经给我们“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
你们以身作则、为人师表，
在我们眼里，你们是一座座丰碑，
上面镌刻着正确的为人之道。
光阴的车轮啊，荏苒地碾过了五十载，
虽然银丝已悄悄挂上我们的鬓梢，
但是，在老师面前我们永远是晚辈，永远比你们小。
尊敬的老师，在此请接受我们学生的祝福：
愿你们健康长寿，阖家幸福，鸿运高照。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亲爱的母校，
今天我们又回来看您，投入您的怀抱。
那熟悉的校舍教室、乒乓台、篮球架、还有操场跑道，
无不勾起我们回忆的涟漪、激发心中的骄傲！
老师啊老师，母校啊母校，
我们这些莘莘学子永远饮水思源、不忘感恩，
永远是您硕果累累花园中的李和桃。
让散发出馥郁香气的桃李美化我们的母校吧，
愿位育中学在上海乃至全国中学界的教学道路上
——争当先锋、成为领跑！§



27日傍晚前，陆俊杰、李文滢、郑伟海、许建武、周汀兰和我一行六人在田老师的小区集合，刚找到那22号楼，就听到头顶传来熟悉亲切的呼唤：“你们来啦！”原来田老师早早地就在三楼后窗口探头盼候我们。我们急步上楼与老师热烈握手相见，争着让田老师辨认眼前正步入暮年的昔日弟子是当年哪个顽童稚女。要知道我们进了高中就很少有机会与田老师见面。这一别就是五十多年光阴。经一番猜测提醒，老师居然还能回忆起对我们每个人在初中时的点滴印象。我总觉得教师们有着记忆自己学生的特异功能，特别是班主任们，对自己班的学生能记几十年。

田老师是我们五班在中一、中二的语文老师 and 班主任。在我的印象中，她一直是优雅文静、和蔼耐心，尽心尽责地教书，细心引导我们去适应51中学这所上海稀有的五年制试点学校最初的两年生活。在她的教导下，当时的五班同学很团结、友善，学习很努力。至今在脑海中留存的都是愉快的回忆。我当时很喜欢田老师的语文课，让我们阅读背诵了各种古今文学佳作；特别是作文课，使我们学习和实践了基本的写作技能。记得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在课上写的作文“我演《红樱枪》的黑娃”，还被展示在年级墙报上。中学的语文课确实为我们一生的阅读爱好和写作能力，打下了实实在在的基础。如今我身处复杂的多语环境，还能用中文涂几笔拙文，田老师功不可没。

田老师一边忙碌不迭地招待我们品尝咖啡和她特地去为我们准备的红宝牛奶小方，一边告知她现在的生活。老师生活安宁，身体精神都尚好，听力也佳，只是手颤，因此很少外出赴饭局。我们一起翻看了老师的影集，欣喜地找到了留在我们脑海中田老师五十多年前的熟悉的面容。

在滔滔不绝的交谈中，老师突然很兴奋地告知：“你们知道吗？你们在学校时，大家都爱看《钟声》黑板报。现在黑板报没有了，但是出了一本《钟声》杂志，很好看的…”我们都笑了。陆俊杰指着我说：“周家钧就是《钟声》杂志的编辑组成员。”田老师高兴极了，连连询问。我向老师简

单介绍了我们在北美出版《钟声》年刊的经历。老师嗔怪道：“那我怎么没有收到？”我向她解释，由于经费有限及国际邮费之昂贵，我们在保证北美校友会会员人手一册之外，每年只能带给位育校友会潘老师数本《钟声》，供国内老师传阅。不过我答应田老师，以后一定设法让她看到每年的《钟声》。

在这次见面中，田老师一再提到她74届的得意女弟子闵安琪，激动地谈及安琪的多次探望，并急切地给我们看登载报道闵安琪的大幅照片和文章的杂志。闵安琪，Anchee Min，这位位育小师妹是北美校友中的知名人士。我没见过她，却在2013年聚会中认识了她可爱的妹妹闵蕾琪，75届位育毕业生，北加州湾区的一位画风很优雅的女画家。关于闵安琪，我在此摘录一段维基百科的介绍，就不难理解田老师为何如此为她骄傲：

闵安琪（1957年1月14日—），华裔女作家，在二十七岁来到美国的时候，基本上不会说英语。而现在她已经成为一名成功的英语畅销书作家。她的作品中有很多经历奇特、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比如说慈禧和江青等。^[1]她最为人知的作品是描述文革期间经历的自传《红杜鹃》。她的最新作品《中国珍珠》又以中美两国读者都很熟悉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为题，描写了上个世纪初巨变中的中国。

一位将一生献给语文教学的老师，当得知自己昔日的学生已在文坛上功成名就，成为一位海内外颇有知名度的作家时，内心的自豪和欣慰是难以言表的。我们都为田老师在晚年收获这样无价的厚礼而感到高兴。

暮色已降，我们必须告别老师去参加聚会。田老师再三叮嘱要代她向与会的同班同学致候。在依依不舍的告别中，田老师听说陆俊杰的车就泊在她的楼下时，不禁欣喜道：“那我又可以在后窗口看着你们走了。”在老师频频挥手和久久目送下，我们在离去的不舍中感受到一番暖暖的母爱。

田老师，我们感谢你！切请保重！§

位育65届五年制高中毕业五十周年纪念活动

毕业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筹备组供稿

2013年位育中学建校70周年校庆时，黄承海老师和几位同学提议，我们这批学生毕业快50年了，过去都忙，现在大多数已退休，身体还行，时间也有，借毕业50周年这个机会，大家聚一聚，叙叙友情。于是我们四个班在上海的几个热心同学开始策划起这次活动。活动的名义是“纪念毕业五十周年”，宗旨是“感谢母校，感谢老师，回忆当年，增进友情”，具体内容为四个一，即“开一个会，做一本纪念像册，为朱家泽老师立一个纪念石碑，搞一次聚餐”。对这几项内容可能发生的费用进行了预测，并对可能参加活动的人数进行了预估，确定向每位同学筹款500元。成立了“毕业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筹备小组”，请黄承海、潘益善两位老师当顾问，小组成员是各班的热心同学，定期召开工作会议，布置落实任务，收集资料，听取反馈意见，不断调整活动方案内容，并及时发布会议简报（最后发布了10期简报）。

在筹备过程中，从2014年4月起，朱慈勉同学出版了8期《位育中学65届校友通讯》，报道校友们的近况、发给筹备组的电子邮件，刊登新旧照片和在校时的文件。这些《通讯》本身已经很详尽地记录了同五十年学们的成长过程，值得珍藏。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和工作后，纪念活动的内容多次调整，最后确定实施如下：

1. 为我们五年制教改的领头人朱家泽老师立一尊纪念碑。
2. 做一组光盘，收录位育中学多年来的活动内容及我们这一届同学各自提供的成长过程和现状的影像资料。
3. 在上海近郊找个环境清静的地方，住一晚，组织既有集中又可分散的聚会活动。

筹备小组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根据以往的信息，查找各自班上的同学，找到了绝大部分同学，也得到少部分同学已过世的信息。大部分同学表示积极参与，也有少数同学对那个年代曾遭遇到的不公正做法尚有怨气，经再三工作仍不愿参加，我们只能表示同情和遗憾。

二、收集同学的信息和照片，编制光盘内容，这是一项非常费力费时的的工作，在一些同学配合协作下吴迪川同学抱病做完了这项工作。

三、联系朱家泽老师的家属选择照片，组织纪念碑的设计，

题字，制作厂家，并进行商务谈判，确定制作完成运输安装的日期。并请潘益善老师和学校联系落实纪念碑的放置地方。

四、寻找活动场所费了很多时间。第一次选点在阳澄湖边的某渡假村，因住宿不尽人意而否定，第二次选点在百草园附近的宾馆，但宾馆回复那个时段无法提供足够数量的客房，在周边又找到几家可提供足够数量房间的宾馆，有的无会议室，有的无餐厅，均否定了。最后找到川沙那一家，可以摆十几桌聚餐，又有提供会议的投影和扩音设备，还可提供五十间标房，于是又把原计划游览滴水湖改成游览川沙老街、黄炎培故居、老城墙和岳碑亭，并与旅游车公司重新设定两天用车线路。部分同学不能参加全程活动，还要考虑中途离开时的交通便捷，或派专车送行。

这次活动历时两天，10月18日上午在襄阳南路校区（现位育初级中学）报到，每人领取一份光盘资料及胸卡，许多同学五十年未见，不看胸卡上姓名都不敢辨认了。各班分别在红楼前拍集体照，然后再拍年级集体照。照相后分乘两辆大巴，赴华泾新校区，在校史陈列馆举行朱家泽纪念碑揭牌仪式，学校领导、家属代表、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分别作了简短发言，一部分同学参观了新校区。中午在学校食堂就餐长寿面。午后乘大巴赴川沙镇，参观黄炎培故居、古城墙、岳碑亭及翻修过的老街，然后到当天居住宾馆。在宾馆餐厅边就餐边举行聚会。陈少泽同学主持聚会，老师同学分别发言，感谢母校的教育培养，怀念五十年的师生友情，介绍各自的生活工作经历，部分老师同学还唱起了学生年代的歌曲，洋溢着轻松活泼温馨的气氛。10月19日早餐后乘大巴到达益大本草园，这是一个中草药教育基地，种植了各类中草药，介绍中草药的历史及中草药加工。园内有容纳七、八十人的茶室，同学们边饮茶边聊天，中午品尝了浦东特色本地老八样。午后大巴车将同学们送至龙华烈士陵园门口解散，纪念活动结束。

整个活动安排，在可控范围内完成。感谢老师的支持，感谢学校的支持，也感谢全体同学们的支持。如果有可能，五年后再搞一次“入学60周年纪念活动”，那时不只四个班，而是八个班的同学聚会了。§

清平乐 -- 位育毕业五秩感怀

余振中 65届高中

朋侪年少，红楼琅琅早。

五十度叶疏叶茂，墙外梧桐未老。

欣闻北美钟声，隔洋薪火衍承。

半世天涯浪迹，唯独衷悃犹存。



38年，弹指一挥间。76届8班的同学们在我们老排长张晰放，寿卫星，秦平和其他好几位热心同学的努力下，终于在离校38年后的秋天又相聚在一起了。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催。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大部分同学是38年后第一次重逢，以前的小朋友们一多半已升级成爷爷，奶奶，外公和外婆了，虽然花了不少时间才把名字和脸蛋重新对上号，当然女同学比以前漂亮，男同学则比当年更成熟！

上海吃货孙敏泰同学给大家安排了“小桥流水精菜坊”，那是我们记忆中的正宗上海菜，也是我记忆中最好的午餐，美食和美好的回忆是很难得在一起的。同学们还带来了38年前的照片，按照原来的排列，于是，我们几位按照那张旧照片的排列按下了一张新照片的快门。

饭后兴犹未尽，三，五成群地和当年上学一样从淮海路一起走着去了我们的校园，好几个是77年离校后第一次回到母校，站在北楼前，漫步在操场上，仿佛回到了我们的青春年华，只是当年的篮球健将起跳有点慢了。

我们的教室今天居然还是初中8班的教室，我们一起出班级黑板报的黑板换了，但那片墙上还是黑板报的地盘。我们一起回忆了每个老师所教的科目，每个人都真希望当年能

更好地上好每一门课。随后一起去看了红团，红宣队，工宣队和校办工厂的“遗址”，好在他们都被赶出了历史舞台，更盼望我们的后代再也不会经历我们76届受过的种种磨难。

半天的欢聚追回了我们的青春，微信群“夏季春风”把我们连在了一起，更期待明天我们再相聚。将此文献给我们的班主任，语文老师龚稚玉老师，希望她不要给我“不及格”。§



难忘今宵 情系位育

一位育 85 届高中 30 周年聚会随笔

蒋文奕 85 届高中

走进机场休息室，看到了在停机坪上的美联航飞机，一刹那，泪眼婆娑，顿有伤感涌上心头：这次回上海就是为了我们位育 85 届高中的 30 年聚会，怎么总觉得，尚没有尽兴地聊，尚没有尽兴地唱，尚没有尽兴地跳，总之，还没有尽兴地疯狂够，筹备一年多的 30 年聚会已经安静地拉上了帷幕，我已经坐在机场等待起飞的航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和情结啊……。

是的，曾经一张张熟悉的脸，如今变得有些许陌生；但是从依稀的记忆中寻找出他们的名字，回忆起三十年前的一个个精彩片断和故事，依旧那么鲜活、那么生动，仿佛就在昨天，让人久久不能忘怀。虽然大家经历了 30 年风雨沉浮，而今相聚一堂，我们仿佛又寻找回了当年那一颗颗纯真的心。突然有此灵感，想记录我身边几个熟悉的同学，以此来纪念我们位育 85 届高中的 30 年聚会。

自我挑战，热情阳光的她



刘晓虹，我初中的好朋友。在电视连续剧《排球女将》热播的年代，她是我们学校女排队的二传手，可想而知，当年的她是多么地有人气。

那时的她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一个特别真实，爱哈哈笑，会痴痴疯，脸色黝黑，额头崩高，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每天上

学我们几个同路的女生会约好时间一起步行上下课，不仅为了节省车费买零食，更主要的是我们可以一起共度三十分钟无所顾忌的轻松悠闲：一起谈天，一起说笑，一路走来一路歌。

高中毕业后，虽然偶尔也有些许音讯，但是再频繁联系上，已经是我五年前正式来美国定居。我所知道的她，和大学的男友一起来美结婚，生了两个乖巧伶俐，又特别有上海

情结的女儿。夫妇俩在阳光灿烂的圣塔芭芭拉开着一家零售店，一家人过着无忧无虑，知足常乐的生活。

重新认识她，是自从有了微信。她是我们初中班级的群主，而且是个特别有责任心的群主。每天她一定在中国时间的早上七点，美国的她当地时间的下午四点，准点升起群旗，向同学们问早；即使在旅游途中，她也一定会委托好责任人代替她升班旗。也正是她榜样的力量，把我们初中班级的 40 名同学紧紧地凝聚在一起，大家仿佛回到那遥远的过去，一起回忆那历历的往事，那点点的曾经，纪念青春的美好，把握现实的节奏。微信开通四年多，我们“初中三班全球通”这个微信群，每一天都会有不少于 30 条的信息交流分享，晓虹成了一个极具号召力和凝聚力的群主。

彻底改变了她在我心目中运动员形象的，是因为她在在这次聚会中，为大家带来了一段热辣性感、激情洋溢的尊巴舞。事后知道，她为了实现儿时学舞蹈的梦想，为了在很多一别三十年的同学面前展示最完美的自己，她自我挑战，主动请缨，坚持一个多月，跟着私人教学习舞。终于在我们的晚会上，用她那运动员的健美体型，展示了尊巴的热情和奔放。我们为她的舞姿鼓掌，更为她的这种精神喝彩！是的，是圣塔芭芭拉的阳光滋养了她，使她热情，乐观，积极，向上。相信她浑身散发的正能量也一定影响了我们在坐的每一位同学。

自信优雅，幸福滋润的她



陈苓，我高中的好闺蜜。她也一直是我影评组的小伙伴，曾记得当年在上海市中学生影评大奖赛中，我的那篇自认为很得意的影评作文《高山下的花环》，老师因为她那标准的普通话，让她用这篇文章参加演讲比赛。结果我拿了这一届市影评比赛的三等奖，而她却拿了市影评演讲比赛二等奖，至今还记得我那时委屈的眼泪。

至今还记得我那时委屈的眼泪。

当年的她穿着时髦，文科成绩俱佳。也是因为她的优雅形象和甜美嗓音，苓曾经是我们那个年代名噪一时的《你我大学生》节目主持人。如今站在我们30年相聚晚会的舞台上，她的风采依旧，仍然是一颗耀眼闪亮的明星，惹得同日举办30年聚会的邻校小伙伴们，那个羡慕嫉妒恨啊。

她是在上外毕业后来美国继续深造的，不仅拿了两个硕士文凭，还攻克下CPA（注册会计师）和CFP（注册金融理财师）两个含金量超高的资格证书。在美国求学期间，也是位育情缘，她和我们高中同班的张诚同学喜结连理。和大多数留学生一样，他们也曾经有过在餐厅打工，辛辛苦苦地赚学费；在普华永道一周工作80小时，兢兢业业地做白领；就是这样经过数年的奋斗，努力和积累，如今同为金融理财师的夫妇俩，已经创立了一家拥有几十名员工，管理着20亿美元资产的财富管理公司，成功跻身密西根州财富顾问公司排行榜的首位。陈苓在事业上是老公成功的左膀，在家庭中也是老公不可缺少的右臂。他们的两个儿子，一个在读哥大经济系，一个在全美第一的私立高中就学。同为人母的我，除了羡慕他们培养了两个学业优秀的儿子，更欣赏他们培养了孩子独立的人格和可贵的价值观。

事业成功，家庭幸福的她，也是一个乐于奉献，有社会责任感的人。陈苓不仅活跃于当地的主流商圈，更是承担起当地每年新春联欢会的特别司仪，传播中国文化；夫妇两人还热衷于社区公益：帮助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致力与慈善事业：不仅为曾经就学过的州立大学捐了一栋楼，而且还向各种慈善机构捐赠，历年累计捐赠的美元金额已经达到八位数。

是的，陈苓就是这样被浓浓的幸福滋润着，她敢爱会拼，自信优雅地展示着自我。30年了，她依然是一个会陪我笑会陪我哭的好闺蜜，在我的心目中，她完全配得上现今的网络时髦词：女神！

自在潇洒，活力四射的他



王少勤，我初中高中的好同学。相信大家认识他，一定是他被罚站学校领操台：因为他下课后屡次偷偷跑去学校自行车停车库，拔掉同学们自行车的气门芯，理由竟然是自娱自乐，放气的声音很好听。

因为和他同窗六年，所以，彼此有更多的了解。在我的印象里，虽然他不是老师眼里爱读书的好学生，可是他酷爱足球又反应敏捷；虽然他调皮捣蛋爱作弄人，可是他乐于助人又特别仗义，所以他永

远是我们班男女同学的焦点，开心果和兄弟。

这次的聚会，整整一年时间，从活动创意到节目流程，从场景布置到礼品监制，整个筹备组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曾记得，当初筹备组邀请他加盟，希望籍他的专业能力和兴趣特长，为聚会添色，他欣然领命，而且在这一年里，他也乐此不疲。这次聚会，除了总策划卢勇同学外，王少勤是最最用心，最具责任心的一位。

找寻活动场地，筹备组看了不少于十个备选。每一次只要筹备组一声召唤，他一定到场，以室内设计师的眼光，为大家献策，以寻求最合适，最高性价比的活动空间；讨论流程节目，是他，不断冒出一个个新奇的好点子，试图让台上台下同学有参与互动，并营造温情怀旧又轻松活泼的晚会氛围；晚会现场布置，也是他，本着行业专业经验，一一面试供应商，关注细节以求达到最为满意的结果；纪念品制作，还是他，不厌其烦，电话，邮件，微信收集我班同学的头像照片，并来回沟通确认以调整到最佳的照片效果。当同学们看到这别具匠心有着自己头像的棒棒糖时，浓浓的回忆仿佛已经把我们带回匆匆那年；虽然爱不释手，却不舍得打开，但是这份爱意，这份甜蜜早已沁入心脾。

是的，相信这次聚会，已经彻底改变了他以往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如今的他依旧爱好足球和运动，但是多了一份沉稳：他以矫健的身姿和年轻的心态，自在潇洒地驰骋于一直钟爱的球场；如今的他依然乐于奉献与服务大家，但是多了一份务实：无怨无悔默默地在幕后付出，踏踏实实把每个细节落实至完美。

正如他在自己经营的后街室内装潢公司网站上所言：站在客户的立场，用专业和激情使客户在有限的预算内实现利益最大化。是的，从这次聚会，我们看到了他的这份专业和敬业，是因为他的内心依然保持着那份激情。也祝愿他在未来的人生旅途中继续活力四射，冲向理想彼岸！

世界那么大，位育85届30周年聚会的一声召唤，同学们从五大洲赶来，聚会那天可以有超过100位同学，十五位老师的出席，足以证明我们彼此间最难以忘怀的，最难以割舍的依然是这份浓厚的“位育情结”，因为在我们每一个位育人的心底深处，永远感恩位育对我们的精心栽培，永远感恩老师对我们的谆谆教诲。

世界那么大，虽然我们平时各自在地球的那一边忙于工作和生活，疏于联络，但是“位育情结”，始终是我们深藏心底的一份牵挂，让我们彼此的“心”靠得更近，让我们彼此的“情”日益加深，让我们彼此的“缘”珍惜永远！

世界那么大，我们期待35周年再相聚！§

2015.07.16

参加六五届初中毕业50周年纪念活动随感

蒋青 67届高中



为举行我们六五届初中毕业50周年纪念聚会，八个班的联络员同学一年多前就组成了筹备小组多次开会商议。我恰好在上海时也被邀请列席了一次初期会议“出主意”。会上谈到活动的时间时，不少同学建议定在尽量多的海外同学（又以在美国的最多）回国之际，以让他们都能赶上参加。于是问了一下我这个美国来的，我说好像每年11月左右回国的较多吧。后来可能再咨询了其他同学的意见后，活动就定在2015年11月7日了。从筹备组讨论时的那种认真热情，全面细致，分工不紊，我似乎已可以感觉到这次活动的规模气势等将不一般。

2015年因没有什么要事，自己本无回国的打算。但经同学们极力相邀，还是于11月6日凌晨抵沪，7日一早准时赴会。如我所料，一到就被那舒适的场所，温馨的布置，成群的同学老师组成的亲切热烈氛围所包裹了。这次活动的题中本义，就是要初中全体毕业生都来参加，当然包括其中一大半的高中去了外校的同学，这一点若没做好，活动就失去了大半的意义。原先有人不免担心可能部分高中非五十一的同学会因某些心结而不得愿意来参加等等，但事实上，一方面初中每个班的同学多年来已一直在各自聚会（不论高中在哪。而第一次就是1997年我们八班搞的），有了基础；另一方面这次筹备组（其中本身就有不少高中在外校的同学热情操办）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结果据后来统计这次共来了二百二三十位同学，除去已不幸去世和未能联系上的，出席率大大超过了半数。当在会场尤其是那一位位自初中毕业后因不同校而从未再见过的同学重逢，大家虽然鬓毛已衰还互相辨认，握手寒暄，叫出名字甚至绰号时，真是开心。场内遇到从我们北美回国与会的还有吴本荣，贾通艺，宓哲新，谢宇新，林海琳，罗申逸，鲍克雄，乌梓香，杨正心，华非非，孙家璐等同学。

纪念会正式开始后先由学校校友会负责人潘益善老师介绍应邀与会的13位教过我们这一届的老师。潘老师想了个好点子，先不说名字，请老师们逐一站起来，看看经50年的岁月沧桑后我们是否还能认得他们。结果是无悬念一曾经日日相处，谆谆教导过我们的老师，再老也不会认不出呀，况且我们自己也都是老学生了啊。相形之下，有几位老师反而看上去并不像那个年纪，显得相当年轻精神，尤其是地理苏椒云老师。

纪念会的主要部分是每班一位同学代表的发言，有回顾校园生活，有感谢师恩，有总结母校对自己人生历程的影响，都很不错。其中我觉得我们八班的发言者，有显著成就的中科院生物研究员、上海市人大代表丁小燕同学的讲话尤为突出。（倒不是因为我自己是八班的。）她没有准备讲稿，但侃侃地说自己也一直在想，为什么与学习、工作或接触过的其他单位相比，我们位育、五十一的毕业生对母校，对她的一切有着少见的凝聚心，强烈的眷念？她随后马上就点出了关键之处，就是五十一的老师高明不是在于教我们知识，更重要的是教给了我们面对问题的思路、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方法，即“给我们的不是一桶鱼，而是钓鱼竿或鱼网”，而那是终身受用的。当她作为例子，学着在座的数学叶宝康老师的苏州口音，重述了叶老师那几乎无人不晓的，关于如何简单阐明在数轴上几点除外的变量定义域的“芝麻堆里拣绿豆”论时，更是全场共鸣，气氛活跃。她还说即使是非主课的老师对我们的影响也很大，讲到自己原先也因此很喜欢历史的时候，语带哽咽，眼泛泪花地向着历史老师、我们中二时的班主任孙欣耕深深一躬，令人动容。（我曾有较长时间在课堂里就坐丁小燕后排，上课下课后有不少交流。虽不太记得她还喜欢历史，但她聪慧敏捷且兴趣广泛是不消说的。）会后连众多别班的同学也一致认为她的发言是最棒

的，讲出了大家的同感。

随后的老师发言中，当年我们的年级组长叶宝康老师回顾了培养我们这一届的一些特点。他说62年初中入学考成绩出来后，分到这一年级各班任正副班主任的老师都去了各小学逐个深入了解我们各方面的情况，能力，特点等等，所以招入学的我们都是各小学的尖子，生源的素质首先有保证。初中三年里，正逢学校开始重视教改，所以对我们这一届也不但抓书面成绩和升学率，更重要的是改进了教学质量，启发我们的学习兴趣 and 心智，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习惯，以真正提升学生质量，成为对社会有用之材。这也恰和前面丁小燕等同学讲到的互为印证。

事先已多次听说特为这次活动制作的那部短片相当精彩，筹备组同学们尤其是周南征鲁野夫妇在它上面也化了大量精力时间。在会场宣告放映时，主持人葛朗同学就透露说它已经把少数有幸先睹为快的同学“看哭了”。关灯开映后全场就特别安静下来。正象其名字《半个世纪的位育情缘》所言，它一个个的镜头加上旁白抓住了一个“情”字，畅抒了几十年来的青春情，恋校情，师生情，同学情，人生情。自己自忖是个感情不太外露的人，但也不得不一次次地抹眼睛，因为否则泪水就会一再夺眶而下。看看周围有不少同学也差不多吧。后来有未能参加这次盛会的同学看了此片，有些说是很好，不过似乎也没觉得像事先听说的感动到那种程度；但另一些就说，独自一人在家看，和周围整个一届八个班的老同学都在当场一起看，这感觉恐怕还是不大一样的。

中午在室外拍了全体照和分班照。在餐厅分桌午餐时同学们更是开怀畅叙，在我看来菜肴量不小还有点特色。期间还安排了当天恰逢生日的同学和潘益善老师一起同切我们毕业

50年庆典的大蛋糕，这个荣誉由我们八班的张俊槐同学获得了。下午的联欢活动，每班各出了一两个节目。觉得较精彩的是，男中音歌唱家“老吴”吴士玠的表演当然少不了，除他之外另两位同学的唱歌也很不错。我的京剧清唱和评弹小调也算是有点特色吧。另一个花絮是老吴即兴请出林海琳同学相拥边唱边舞，说是圆了他当年的一个梦。上海老年国标舞赛两届冠军江宇德同学和当年舞蹈队领舞田易同学的伦巴，和最后大家参与的“接龙”集体舞，在尾声把活动的气氛推到了高潮。

亲身参与完整个活动，才更体验到筹备组这一年多来的工作的确不简单。首先市委党校这样大而又“高上”的场所，不是托高潮同学的关系恐怕一般无法租借到。会场布置的会标和各班各人的照片，每人胸牌上特选的当年的青涩照，都显出细致而温馨；组织的发言和制作的纪念短片精彩；活动程序丰富多彩，包括会场音响灯光摄像，那么多集体照拍摄都安排有条不紊，等等。还通过我们八班侯安琪同学（她虽早已不在出租车部门了）强生公司的关系，组织车辆把所有被邀请的老师送回家。而活动结束后几周，因我又应邀列席了一次，所以我知道筹备组又开始开会，商讨如何把记录活动当天情景的摄像和短片连为完整一体，以及编印纪念册的事项了。筹备组里积极组织的除了前面提到过的同学外，据我所知还有郭惠君，汪仕清，汪大燮，任至基，周用，虞金良，赵为民，陈博夏，范静，徐宏亮，汪德铭，周士珮，连瑞晶，田易等廿多位。当然少不了全体与会同学老师的参与，及有许多同学以各种不同的途径方式提供了支持帮助。

这是我作为一名海外校友对这次难忘的纪念聚会的感怀。§

（上接 19 页）

口香糖

柯晓明 10-3-2015

深秋时节，微信朋友圈里少不了枫叶金黄，菊白清香，红酒绿茶，登高远眺之类的美图美照！我为大自然所赋予北美的好山好水而感叹，我更在这里的人们为保护自然生态所付出的点点滴滴而感动。昨天下午遛狗，迎面走来一衣着悠闲，面目清秀的妙龄女郎。她一手牵一只 golden retriever，另一手拿着一只快啃完的苹果。我们家附近下午和晚上经常可以看到遛狗的男女老少，曾似相识，点头擦肩。约二十分钟

后我折道返回，又见那女郎，只见她手里仍然握那只早已啃完了的苹果。这不由使我想起“口香糖”的故事。八五年深秋我正在匹兹堡郊外的一所大学进修，一个周末学校一位慈祥的老教授驱车带我去费城观看一年一度的全美狗犬大赛。途中她塞给我一颗口香糖，我嚼了足足有二十分钟直到索然无味，便摇下车窗一口吐了出去。不料慈爱的老太太脸色煞变，厉声斥道“How could you do that!”她见我惊慌失措，不知所以然，便立即转换了口气，对我循循讲述环保的重要性。虽然那是我第一次观看狗犬比赛，至今仍有印象，但是三十年过去了，“口香糖”一课却令我终生难忘，我再也不敢随地吐口香糖了！

§



随感三则

柯晓明 67届初中



登雷尼尔雪山

07-05-2015

昨天顶着骄阳，冒着酷暑，陪同从上海来的妹妹一家四口去爬雷尼尔雪山(Mount Rainier)。雪山海拔 14,410 英尺，距西雅图东南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是一座五十万年前形成的至今仍富有生命力的火山(Active volcano)。她是在美国本土被冰川覆盖最多的一座高山，融化的冰川哺育着附近的六条河流。我们在“Paradise”登山处，仰

望她那终年冰雪覆盖的顶峰，慢慢行走在那布满野花小草的山径小道上，看着周围无际的千年的参天古树，呼吸着她那沁入心脾的空气，你会不由地感叹大自然的美好和神圣！

在登山途中小憩时，和几位在树荫下背靠岩山休整的登山者闲聊。他们一行五人，每人负重 60 磅的登山营

具，计划花两天时间登上海拔一万英尺的冰川高度。攀登这样高度的冰川雪山是一项极其危险的运动，1981 年在一次雪崩中有十一名登山者丧生，去年五月有四位登山者和两名陪同至今未见生还。我不由地问他们，既然你们都知道这样难度和高度的登山随时都会有意外和生命危险，你们为什么还要如此热衷？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这是一种自我挑战和超越(self fulfillment and life challenge)，其乐无穷！我又追问道，当你们攀登上这样的高度以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其中一位脸色古铜的中年人沉思片刻，用他那富有胸腔共鸣的声音缓缓说道，“在壮观宁静和冰雪圣洁的大自然里你不得不谦卑下来，感到自己是多么的渺小，从而得到一种灵魂上的升华。我爸爸已经连续登山 51 年了，我现在每年带领我的儿子一起登山。”我深深地为他短短的几句话而感动！目送他们起身，迈出坚毅的步伐，一步一个脚印地往上攀登，我好想追随他们的脚步。

读朱自清散文《匆匆》

11-15-2015

今天收到朋友转来的由孙道临朗读的朱自清的散文《匆匆》，便马上点开听了一遍。朱自清先生是我最喜爱的中国现代散文作家之一，他的文字娓娓流畅，清新细腻，犹如春风拂面，泉水沁脾，使读者开卷有益，掩卷回味。可以说他的一些散文，如《荷塘月色》，《背影》，《南行杂记》等都是伴随着我小学和初中的青葱年华。我喜欢朱自清的散文还是因为他平淡中所蕴含的点点哲理。读朱自清的文字就像看丰子恺的漫画，抿着内心的微笑，品尝深处的回味！当我读到先生在《匆匆》中写到“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时，心头也不由地微微一颤。岁月流逝，人生苦短

似乎是夕阳黄昏人的感叹，而八千多日子，风华正当年，就算是少年老成，也不应该如此计算着日子啊！但当我最后读到“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罢？”……“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我不由地坐立不安了！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多少时候我们犹如在沙漠中行走，在黑暗中摸索，在无奈中彷徨，人最应该把握的现在，但却往往不知道如何去抓住。先生在《匆匆》中感叹，我们的日子逃去如飞，恰似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既然我们都知道最终的归宿是那样，我们何不在逃去的时辰里，领略美好的风景，享受愉悦的时光，不管是欢声雀跃，还是一拐一蹦。

经历了生活的磨练，品尝了世间的冷暖，今天重读先生的《匆匆》，和十几岁时读不一样，也应该从这平淡中领悟出一些蕴含的至深哲理，不然



这几十年真的是一无所有，一去不复返了！

(下接 18 页)

我的健身养生故事

余振中 65届高中

健身和养生严格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当然也是相互关联的。人在青壮年，注重的主要是健身。五十岁往后，越来越多考虑的是养生。健身与运动锻炼有关，常说的身轻体健，健步如飞，都是表达动态的健美。养生则偏于静态，修身养性，养精蓄锐都是通过慢性的调养来达到一种更高的稳态和平衡。我这篇心得，是希望把自己这些年来在健身和养生两方面的经历和感悟写出来与我们婴儿潮(Baby Boomer)这一代人分享和讨论。我从未学习或研究过医学，不论是西医还是中医。所以谈不出象样的理论。我的实践过程起于四十几岁，先开始注重养生，再而专注于健身，有点逆反了上述的顺序。二十几年下来自感收效显著。孔子说自己是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们是到这个年龄了，虽未必达到孔圣人的水平，但是不是做事愈来愈得心应手，驾轻就熟了呢？应该说是。用一句以前常说的话叫作对自己经年实践的事是从必然王国到了自由王国了。我要讲的一些故事其实都是平平常常，但十几二十多年持之以恒，效果之好是始料未及的。有言在先，这仅是我的故事，还真不是什么万宝全书，养生大全。开始叙述以前，还是要按西方的习惯，用手指关节敲敲桌子(knock on wood)，不让邪气冲了好运。

(一) 年轻无忧

我年轻时体育方面一般，从未参加什么运动队一类的竞技活动。只是在位育高中时跟着同班同学清早在学校周围马路上跑步，倒是借着青春发育再加跑步锻炼将我幼时不严重的哮喘病断了根。进了大学，学校提倡锻炼身体，每个人都自选一项体育活动。我就按位育的喜好选了长跑。不像运动队在田径场上跑，而是独自一人选自己的路径，不与任何人竞争。记得时常从清华西校门往西一直跑到颐和园东大门，再跑回学校，大约有七八公里吧。那时候条件差，浴室少还要票，就在宿舍盥洗室冲冷水浴，冬天也是如此。人体是很有适应能力的，冰冷的淋浴使浑身血液畅通，洗完澡穿上衣还会觉得热。就是在这种简陋清苦的环境下，青年时期随大流的运动锻炼，为自己的一生打了一个基础，不敢说是健壮的体魄，但有了一个能应付逆境的身体。以后工厂再教育时在钢铁厂最脏的车间工种上做了两年三班倒，身体都能挺得下来。

我在四十几岁之前，整天忙于工作家庭无暇顾及其它，很少想到需要健身养生。因长期没有或少有病痛。就没有迫

切感。以为有上帝的眷顾，没有困扰又何必操心呢？有时甚至会觉得自己的身体象台永动机一样，即便超荷或透支，不见得有何大碍，休息休息就又是像新机器一样。

三十六岁时，我正在美国留学读研究生。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家父突然被诊断患了罕见的绝症---再生障碍性贫血。人体骨髓造血功能衰竭，不到半年就撒手人寰。除了悲痛刻骨铭心，这事对我带来极大的震撼。父亲一辈子洁身自好，不嗜烟酒，而且打太极拳几十年。多年坚持锻炼使他显得红光满面，比他的几位嗜好烟酒的挚友似乎要健康得多。父亲去世时六十八岁。以他的外表印象，应该能再健康活一二十年没问题的呀。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呢？百思不解。

按文献介绍，再生障碍性贫血是一组由化学物质、生物因素、放射线或不明原因引起的骨髓造血功能衰竭，以造血干细胞损伤、骨髓脂肪化、外周血全血细胞减少为特征的疾病。很明显，该病多起源于诱发因素。据说当时医生根据对父亲病症及生活习惯的分析推测出以下的病发起因。家父长期有便秘毛病的困扰，为此曾服用各种药物缓解。医生认为病发的诱因是他服用了过多的牛黄解毒丸。天哪！牛黄解毒丸是罪魁祸首，简直匪夷所思。我倒不是怀疑或者相信这个推论。我这人生来就爱独立思考。不是我能理解的事情，我总是心存疑问。但在这件事上，我对医学的无知使我永远也无力解出这道题。丧父的悲伤给我的是两点结论。第一，人生的祸福难测。我们可以努力，但还是一句老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第二，药可以救人，药也可以害人。这成了我长期疏远药物的一个原因。

(二) 饮食养生

我对家父去世的起因，始终刻骨铭心，耿耿于怀。由三十中期到四十初期，我一直在求学求职安家的忙碌之中。对自己的身体很少去想，似乎也没有特别的健康问题来困扰我。所以是既不健身也不养生。到了四十中期，安家立业的事情进入稳态。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注意到自己也开始有便秘的困扰。家父的前车之鉴当然是记忆犹新，也敲起警钟的了。我的注意养生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如厕之事毕竟是隐私，一般人不愿或难以启齿。我在要不要写这段经历上也是踌躇再三的。但是近年来在与相同年龄段的亲戚聊家常时，发现被天天面对的这项日常程序困扰的人比例之高是出乎我的想象。而我自己开始用心于养生正是始于此事。于是决定将自己经过的事写下来。或被人认可，或被人笑话，甚至嗤之以鼻，对我这样年龄的人来说都无所谓。倘若能对我的同龄人有所裨益，就会有满足感。

为什么这件事重要，我会在下面谈我的见解和感悟。请不要马上嗤之以鼻。便秘若不善待，容易发展成痔疮。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常言说十男九痔，可见其普遍。可不这只是男士的专利，也是不争的事实，只是少有提及罢了。先讲我的故事。

由于思想上的警觉，我去看了家庭医生，特别请教有什么方法医治。原以为他会开什么西药或是介绍在药房里常见的如 **Metamucil** 那类的粉剂。出乎意外，他告诉我只要改变日常的饮食结构，增加多纤维的食品，如蔬菜水果，全麦或高纤维的面包和麦片，就可以消除便秘。除此以外，他说我告诉你一个很有效简单的方法来帮助你排便。你每天起床后，喝一小杯温开水，帮助你肠胃蠕动，很见效的。最后他给了我一页纸的说明，说你带回去照着做就行。

我刚听了他如此简单的“处方”，还真是将信将疑。于是就按他的方法来试试看。我每天早上是吃面包牛奶的。我们中国人习惯喜欢买精白粉制的白面包。听了医生的建议，我开始注意到在超市里面包是种类繁多，不胜枚举。精白面包只占很少一部分。很多都是全麦或是高纤维的而且价格比精白的贵一些。为了见效，我先从食用高纤维面包开始，矫枉过正。比起精白粉来，高纤维的口感是要差得多。我上班午饭总是带三明治，面包夹熟肉片和大叶生菜(sliced deli & lettuce)，另加一个香蕉，几十年如一日。与众多中国同事不同，他们喜欢带家中前一天的饭菜，用微波炉一热，午休时办公室周围一片中国饭菜飘香。不过各人所好，无可非议。这样，我就一天两顿进餐多纤维食品。晚饭是中国饭，再有意地增加蔬菜的摄入量。

再讲清早一杯温水，确实是有神效的。随着饮食结构增加了纤维量，再辅以清晨一杯水，在一两个月内不仅能解决便秘的困扰，而且好的习惯开始形成了。每日清晨喝完一杯水，几分钟内就有感觉，很快就能如厕方便。渐渐地就会看到排泄物也有结构上的改变，日趋松软。以前那种困扰的麻烦完全消除了。一旦进入正常状态，我慢慢地试着改吃不同的食品。国外习惯在早晨吃麦片。这些年来我发现一种很畅销适用的麦片，是 **Kellogg's** 公司的 **Raisin Bran**。其实就是糠片加葡萄干。它的糠片口感特别好，没有粗糙的感觉。别的公司也有同样产品，就是做不到 **Kellogg's** 的水平。早晨用牛奶冲它当麦片吃，再吃面包都不用高纤维的，全麦面包就有足够的效果了。

我改变饮食结构来养生已有二十几年，增加纤维摄入，以蔬菜水果为主，鱼肉类为辅。不仅再也没有便秘的困扰。更重要的是使整个身体变成一个非常规律运行的机器。现在都不需要清晨的一杯水了。简单的事情，做上几十年，效果就惊人地出奇。现在一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立即要如厕方便，好像只需要地球的引力就能达到功效。人体每天三餐摄入肠胃消化，吸收营养维系生存，同时排除废物达到平衡。就是所谓的新陈代谢，吐故纳新。这个循环复始的过程，是正常还是堵塞，对人的健康影响极大。我是慢慢体会到饮食养生是很有讲究的学问。

当然在食谱合理调配上，如今媒体中是比比皆是，这里就不赘述。我的体会关键是增加纤维量。记得小时候说穷苦

人吃不饱饭是糠菜半年粮。现在我自己竟是一天不吃糠片心里就不舒服。每次回国总要带上两盒 **Raisin Bran** 当早饭。这些年感觉到自己的肠胃消化系统经历过一种渐进的物理化学演变，越来越轻松和规律自如。在北美电视上时见到通肠解胃的药物广告，他们用一个含蓄的词来表达其最终效果：**regularity**，直译就是规律化。你看到患者解脱困扰后舒心悦意的神情，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有时想象着见到广告就是医生给我的那一纸说明，告诉大家不要用这药那药的，就照着这简单的几条去做就行。这是想入非非了，现实还是个商业社会喔。

我没有专门学过医药理论，但知道西医和中医各行其事，南辕北辙。在我看来，西医是实证科学，凡事都要有物理或化学的证据为基础，不可越雷池半步。中医则是实验科学，老祖宗实践出来的。虽然讲义玄奥，看不见摸不着，确常常行之有效。中医的理论精华是：“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黄帝内经·素问·举痛论》。这点我有强烈共鸣。饮食养生讲的就是一个通字。有人问我是不是有点把老祖宗的精华庸俗化了。我不正面回答，只想再引用一段见诸文字的话，是中医权威说的喔。“其实中医养生的最高境界就在于一个“通”字，经络血脉要通畅，运化排泄要通顺，心情气志要通达。可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一个“通”决定了我们的健康。

我有点不解的是为什么在众多媒体中，却较少听到讲这第二个“通”的。第二个“通”不仅解除困扰，使人精神舒坦，而且是大大减少肠胃肝脾罹患癌症的良药。说白了，这个通就是为身体排毒。肠胃堵塞无异于体内藏污纳秽，日久天长不出问题才怪。道理想通了，只要付诸行动，持之以恒就必有“通”效。当然要补上一条的是，如想奏效，辅以适当的运动是必不可少的。最起码是要常常走路。这点我下节再专门讲。

到了五六十岁，养生常跟服用营养品甚至补品分不开。见到有些同龄人每天服用的药品和营养品上一大把。如果有病按医嘱服药是无可非议的。但营养补品的效用如何，是见仁见智的。有些东西甚至是一时一个说法，褒贬不一。我的看法是老年人服用一些多种维他命类的营养品未尝不可。但多用了也未必人体能吸收。最好还是通过多吃五谷杂粮，生果菜蔬及适量鱼肉让肠胃自然吸收为最上策。我自己是很少服营养品。做医生的女儿说加拿大冬长日短，见阳光少需适当增服些维他命 D。我觉得言之有理，愿意照办或服用多种维他命补充剂。但总不知如何衡量其效果，只能说是聊胜于无了。

关于养生再讲一句老生常谈的心得，就是作息要有规律，不要熬夜。这在年轻时难以做到，因为时常需要拼搏。读书时要拼，创业时要拼。到老了不需要拼命了，但不少人。还是旧习难改。上网要熬夜，微信也放不下手。

我是每天最晚11点半就要上床睡觉。基本睡眠近6小时。年纪大了容易失眠，但每天辅以适量的运动会改善睡眠质量。人体是个生物钟，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规律紊乱容易引发身体其余器官的疾病。对我来讲，准时作息是上述规律化，即 regularity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 健身防老

在北美生活过的人都知道 American Dream (美国梦) 的说法。拥有自己的房子，就是圆了一个人的美国梦。大多数中国人来美省吃俭用，若干年后都能买上一栋房子，大多还有个花园和汽车间。我们到加拿大定居后，自然不能脱俗，很快就进入了实现这个美国梦的行列。在多伦多郊区买了一栋独立门户的房子。夫妻两人共同努力九年内将按揭还清自然不必多表。初始不懂，还买下了花园中央有个游泳池的屋子，自以为很酷。池边还有一排五棵各类不同的果树。每年花开花落，果实累累。从春到秋，种花割草，施肥剪枝，工余时间都花费在整理屋子打点花园上面。邻居波兰裔的屋主是以园丁为职业，虽无攀比的企望，却有尾随的压力。更有甚者，家中还有个游泳池要伺候。许多人不知维持一池清水的不易，更不说初夏开池深秋封池的麻烦。请勿误会，这样的生活有它的必要和乐趣。特别是在孩子离家之前，需要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和空间，有助身心和学业的发展。对于我们自己而言，也是安家立业实现梦想的一部分。我也曾相当醉心于种花养草，还饶有兴趣地学种蔬菜瓜果。

这样的圆梦过程是大多数到国外创业人的必经之路，正常而无可非议。我们就在这样的美国梦中渡过了十三年。夫妻两人都是住在郊区却在市中心工作。每日上下班开车到地铁站再换地铁进城，有一段干脆在高峰期开车上下班。单程都在一个小时以上。这样的生活在大城市司空见惯。唯一的缺点是，一天早八晚六上下班，回家还要屋里屋外打点，较少有时间放在健身上面。那时我们在春夏两季工余时间都花费在整这个家，只有秋冬有时间在附近走路。家中的跑步机都用得不经常。里外的家务劳动虽也是运动，但与真正意义上的锻炼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看看那些年的照片就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脸庞和体型都是渐渐在横宽。这也不稀奇，年过五十的人发福增磅的是多数。（不过人的胖瘦与基因和生活习惯有关系。）孩子长大离家独立了，两个老人守着一个大屋子，同样的家务事年复一年。我就开始考虑这样做值不值得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们俩做了一个同龄人中罕见的战略转移决定：卖了房子搬进城里的公寓。我们花了一段时间卖房买房，专门瞄准位于地铁线边上的公寓。终于在2005年搬离郊区的房子，住进了多市上城地铁边的高层公寓。这是由两栋三十层高楼组成的公寓联合体，每楼三百多单元。中间有一整套公用设施，健身房，游泳池，迷你保龄球和高

尔夫练球场等一应俱全，均在室内。我们选择了26楼，楼高空气质量好。住进这个公寓对我有两大优点。一是每天上下班省下了一个多小时。二是摆脱了打点屋子的烦琐将省下的时间用于锻炼身体。从此我就开始了至今历时十年的健身过程。

我健身的基本出发点是：人向六十迈进意味着身体进入老年，宛如一辆旧车部件慢慢开始出问题。除了养生以外必须采取积极措施来防止身体滑坡，防患于未然。唯一有效的方法是锻炼和健身。其实这个道理人人都懂，关键是付诸实践和持之以恒。就我而言，仍在上班再加一栋房子的家务就把我套住解脱不出，只有痛下决心告别美国梦去追逐另一个梦。有得有失，只是个人权衡的决定。如果已经退休，应该会不同的途径。

再说健身的方式。我在健身房锻炼是一套基本固定的程序。在跑步机上半小时，包括走步，跑步和爬坡。半小时下来一定是大汗淋漓，汗衫湿透。然后再做腹部运动和举重或是游泳，二十分钟。在淋浴之前，进桑拿浴)干(或游泳池边的 SPA (热水池(中待十分钟以上，也是达到大汗淋漓的状态。运动到浑身血液流通而出汗或是高温下静坐至出汗，都是达到相同的效果。出汗就是就是新陈代谢加速的结果，也是身体排毒的有效方式。我在目前上班的情况下，坚持做到每周锻炼三到四次。相同的程序，每次一小时，年复一年，绝不懈怠。形成习惯了不做反而不自在，就跟饮食离不开糖片一个道理。我不增加每次锻炼的强度和ación，不像年轻人跑步越跑越快，举重日益加码。觉得那样就成了挑战身体的极限。我在大学时交过一批学校运动队的朋友。年轻时看到他们如何拼命挑战极限，为的是创造纪录。那是一种竞技的心态。但我也看到他们中不少年轻时筋骨受伤，到中老年身体滑坡比常人更快。所以我对运动竞技一辈子敬而远之。我的健身是为了防老，不是挑战新高，只求不走下坡。我的梦想是到八十岁时我能告诉朋友们我的体力和活力仍保持在六十岁时的水平，那将是何等的成就和满足！

在注意健身的同时，我关注自己的体重和体型。常言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五六十岁上下的人，不知不觉就发胖。那些吃出来的富贵病不提，就是饮食适度的人上了年纪长赘肉也是常事。据我观察，国人的胖比较容易表现在脸上。脸胖就必定腰肥。见微知著，不是坏事。洋人有所不同，他们挺着个啤酒肚，还不一定显在脸上。对肥胖引发各种疾病的现代医疗文献是汗牛充栋。所以我健身时注重腹部运动。几年下来将微凸的桶腰改变成略显腹肌。这个世界是处处遵循能量守恒规则的。你吃得多消耗得不够，结果就是发胖。我时常惊异人只需很少的进食就能平衡生存的需求，就如我们青春发育时经历的困难时期。在食物充裕的今天，多余的摄入就会沉淀在体内，成为多种疾病的祸源。所以我对想减肥的朋友常提两点建议：一是多运动，二是每餐减食15%，很见效的。

洒向人间都是爱

深切怀念蔡惠芳老师

胡大卫，乐嘉伊，苏晶，王庆苏，余虹，张立民，柯晓明 67届初中

蔡惠芳老师因文革中受迫害致非正常早逝，是烙在我们中二（7）班全体有良知同学心头永久的痛。以下短文汇集了我班部分同学对蔡老师的深切怀念，追送一份迟到的歉意，尊敬和爱戴。

胡大卫：

其实，在校时与蔡老师接触不多，我对她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当年进入 51 中时，学校的学习风气很好，但也已经能感受到一种“红色政治”的氛围，由于个性和思想上的晚熟，加上一种莫名的非“根正苗红”的自卑，我不太愿意接近老师而热衷于课外阅读与无线电制作爱好。也许是因为我从未打过入团报告，有点“不求上进”，蔡老师曾找我谈过一次话，内容依稀记得是鼓励我要全面发展，并建议我写写“红色日记”，既练笔，又锻炼提高思想云云。这是蔡老师与我唯一的一次单独谈话。当时很感动，相信蔡老师

是真心为我好；不久“文革”爆发，还是辜负了蔡老师的好意。再后来，蔡老师就走了……多年以后我才认识到，蔡老师与我们父母年岁相仿，他们那一代人其实是真心热爱这个国家的，他们崇尚真善美，积极想跟上时代，尽管现实给了他们沉重一击。五十年过去了，旧日往事已逐渐如烟飘散，但我仍能感受到蔡老师对学生的关爱并心存感激。

乐嘉伊：

1965 年 9 月，我们升到中二年级，蔡老师开始担任班主任兼语文教师。我们遇到了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她督导我们“练笔练思想”，让我们每人准备一本日记本，除了经常在课堂上练笔外，还鼓励我们回家记日记。五十年后，当我翻阅这一小小的纸页发黄的练笔札记本时，字里行间仿佛显现出蔡老师的音容笑貌。

持之以恒的锻炼给予我的受益是以前想象不到的。过去我一年会得一两次感冒咳嗽。每年冬季流感传染总有几次高潮。坐地铁公交或是单位会议室开会，总难免与流感患者近距离接触，病毒空气吸进呼出容易传染。坚持锻炼使自己体质变好，抵御能力大大增强。我在过去八年中未请一天病假。开始几年时有轻度感冒传染，不需请假休息，再往后就一年到头不出现感冒咳嗽的症状。我在单位是算最老的几位，年轻的同事和部下每年都要病假数次，打流感预防针都不管用。我从不打针却安然无恙。还有一件令我都吃惊的事。人上了年纪有老年斑是常见的事。色素沉淀在一处，慢慢扩大到愈来愈明显的程度。有段时间注意到自己脸庞右侧生出一块深褐色的痣斑，渐渐长到直径半公分以上。我也并没在意，觉得是老年自然现象。泰然处之，既不用药，更无丝毫手术的意愿。不料过了半年左右，此斑渐缩渐淡。一年之后竟完全消失。细细想来，唯一的解释是运动的功效。经常的大汗淋漓起了决定性的排毒和化解作用。由此类推，健身运动的排毒清洗作用是奇效无比的。既然它在皮肤表面有如此神效，可想而知它对体内各个器官也有类似的净化作用，只是我们看不到测不出而已。中医精髓的“通”字在字面上这么简单通俗，但其中的奥妙却是何等深邃。

回顾走过的十年，健身的努力使我的健康状况走过了一段呈缓慢上坡的历程。付出的代价换回了期望的结果。两年前的圣诞节前多伦多经受了一场特大冰雪暴，三十万居民在严冬季节失去供电一至五天不等。我们的高层公寓停电近两天，连紧急电源都不工作，没有电梯，大楼一片漆黑。连热饭都吃不上。我却能多次一口气爬上 26 层楼不感觉累，包括负重把食品补养送回家。常言路遥知马力，关键时刻考验出健身的效果了。自感是经过实践找到一条适合自己防老的途径。不过每个人身体状况生活环境不同，不可能是一个模式，而只会是殊途同归。

人到年老，无论对过去和现在是满足还是知命，总算是有个定论的。唯一未知的是将来。生老病死无法抗拒，但是不是无法把握呢？细想起来答案是模棱两可，是，也不是。飞来横祸或罹患绝症是无法把握的。但健身防老，延缓衰老病亡的来临，会有相当的部分可以把握在自己的手上。我还是相信一句励志的名言：未来属于那些为之做好准备的人们。The future belongs to those who prepare for it. 对我们这年纪的人，早知今日何不当初的后悔往往并不留下再来一次的机会。所以我们就做自己能做的那一份。至于是否能精诚所致金石为开，那是在我们力所不及的另一部分。这大概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意思。§

当时我担任小队长之职。我们几个坐在最后排的男生上课时纪律不是太好，特别是上外语课时，同学间经常在下面开小差，讲闲话。既不尊重老师，也影响了听课的质量。蔡老师几次语重心长地找我谈话，让我负起队长的职责，先从自己做起，再带动周围的同学。在老师的帮忙下，我开始严以律己，并与邻座同学互相督促，改变了纪律散漫的坏习惯，我们小队还发起了“一帮一，一对红”的活动，在学习，纪律和思想品德方面，互帮互学，共同前进。这些行动，受到了蔡老师的首肯和赞扬。

蔡老师象母亲一样关心着班内的学生。一位腿部残疾的同学受到其他同学的欺凌，老师在班上公开批评这种不良行为，嘱咐大家要团结，不要将自己的快乐建筑在他人的痛苦之上。一位女同学脚部骨折，一位男同学手部骨折，班主任不仅亲自上门探访关怀，还组织同学接送上学，并帮助他们补上缺漏的功课。那时我们班作为年级的教改试点班，与中五（3）班结成对子。那些学兄学姐们常来我班，讲述自己政治思想上的追求和学习上的经验。而作为试点班的班主任蔡老师，挑起了这付沉重的担子，兢兢业业，殚精竭虑地为党的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

当时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已占很大的比重，文革前夕，更可感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寻常气氛。接下来，部分红卫兵开始把斗争矛头对准了校长，教师和学生。我们作为“黑五类”的学生被叫去学校受训斥，受侮辱。

记得当年我被命令随同班内二十来个同学一起去南市蔡老师家“革命”，虽然那时我与其他同类的同学也是受害者，我们都行进在队伍的末尾，到了老师家我们仅在院中任“打桩模子”，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在被动和无知中作了迫害者的帮凶，也让辛勤培育我们的园丁蔡老师受到了绝望寒心的伤害。

今年是“大革文化命”五十周年祭，在怀念敬爱的蔡老师之际，我要向她表示深刻的忏悔和道歉，求她原谅我们当年的无知和幼稚。可惜的是“生欲悔而师不在”。当了解到蔡老师是虔诚的基督徒时，我就不难理解，她的仁爱良善，以德报怨不是无缘无故的，她在自己的生命里活出了耶稣的样式。她没有子女，但她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地把神的大爱给了我们——她原想精心培育的少男少女们。

五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老”同学断线重续时，蔡老师在天上希望看到的，一定是我们的各自反省，彼此饶恕，相逢一笑泯恩仇吧？

苏晶：

蔡老师为了尽快地提高我们的写作能力，提出了练笔的口号。对于“练笔”这个提法当时觉得很新鲜。它对我们确实促进很大，我们慢慢地学会了如何将观察和思考转

化为文字，成为一种习惯并反过来激励鞭策我们的言行。为了丰富我们的阅读，蔡老师另辟蹊径——建议我们去报亭浏览新华活页文选。我记得课本上著名散文家杨朔的“荔枝蜜”结束时，蔡老师总结了杨朔散文的诗画意境，托物寄情，以叙寓意的写作方法。为了加深我们印象，马上带领我们选学了活页上的【晚潮急】。我太喜欢杨朔的这篇散文。至今我还能大概记得这些当时最喜欢印象最深的段落：

“一场热带的豪雨刚过，汹涌的大西洋霎时洒满千万点金星，云破处，却见一轮明月高悬当头。“大西洋正涨夜潮，潮水滚滚而来，卷起一片震撼天地的吼声。葛伯勒点起支烟，缓缓地谈起他祖国的历史，祖国的命运，祖国人民风起云涌的斗争。……他的话音落在汹涌的潮声里，一时辨不清是葛伯勒在说话，还是晚潮在吼。……”

同学们在润物细无声的陶冶中感受到文字的力量；汲取了语言的丰富营养；收获了对文学的挚爱。在毕业后的岁月里，我们中有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成为语文老师；文学编辑；选拔为各界领导骨干；律师工程师翻译审计...等等各业精英。语言文字已成为我们生活的工具和人生的利器。点点滴滴都折射了蔡老师对我们倾注的心血。我们太早地失去了一位不可多得的好老师。

王庆苏：

50年前我随父母迁往北京，文革大幕还未完全揭开。记忆中的上海、母校、老师、同学，一切尽是最美、最好！几十年来，无论我漂到哪里，梦中寻觅的是上海的老师和同学，梦里回去的是上海，是母校。2012年5月间，蓦然梦想成真，我班樊人龙、凌健、尹惊道等同学将遍及五湖四海的中二（7）班人互联、网到一起。同学们“聚首”再回首，惊！喜！道不完天涯海角的怀念，数不尽我们的班主任蔡惠芳老师之恩。

1965年晚秋初冬的一个下午，放学后我奔往操场跑道参加课外接力赛。队伍里我正跃跃欲试，一位高大的男生飞奔而来意外地将我撞倒，站起来后，脚一沾地就疼，哪还能跑。同学们将我搀扶到校医务室时，我的脚已肿得脱不下鞋。蔡老师立即叫来三轮车送我到淮海医院。虽然天色已暗，一群同学也随即赶到。医院里，老师同学忙着排队挂号等等，蔡老师一直陪着我。诊室黄色的灯光下，医生告诉我是骨折。上石膏后，医生嘱咐两个星期后再来检查。我问到那时能好吗？医生答，还不会好。一时间我没被疼哭却被吓哭了，害怕自己成了残废。蔡老师不停地安抚鼓励我。

当晚，蔡老师和同学们饿着肚子，一路送我回家。我清楚地记得已不再是年青力壮的蔡老师，将我从一楼一直背到三楼，微微喘着气，哪位同学要换蔡老师都坚决不让（写到此，热泪盈眶.....）。

那时，爸爸在北京，妈妈还没下班，奶奶见我裹着石膏的腿一时不知所措。蔡老师和同学们安慰着奶奶，将所有的事情一一交代嘱咐好后才渐渐离去。待妈妈下班回到家，一切均已安顿妥当。之后，蔡老师将同学们组织起来每天用自行车接送我上学，我不能去学校时就到家来给我补课。那段时间我尽情地沐浴在蔡老师和同学们的温暖和关爱之中。

1966年2月，怀着对蔡老师和中二（7）班的不舍，怀着对北京的向往，我离开了上海。记不清是1967年还是1975年回上海，孙灵芝同学陪我一起回51中，同一个操场，也同样刚刚入夜，昏暗中她告诉了我蔡老师的不幸，我回想着1965年的那一晚，默默地哀悼着亲爱的老师。2013年母校70年校庆时我又回到51中，也是晚秋初冬，置身于操场、跑道、当年的校医务室，灿烂阳光下，仿佛蔡老师微笑着栩栩如生地向我们走来……。

受人之恩，永远铭记。我和爸爸，妈妈，奶奶常常念叨蔡老师和中二（7）班的恩惠。几年前的越洋电话中，当我欣喜地告知父母找到了不少中二（7）班的老同学时，二老连连叹道好啊好啊，好学校，好老师，好同学啊！

每每提起蔡老师我便会想到那句“洒向人间都是爱”。蔡老师的离去是对“恨”的控诉。如今，我们一起怀念亲爱的班主任蔡老师，除了让爱与阳光回到世间，常驻人间，象蔡老师那样去爱、去做事、去付出，还有什么更能慰藉蔡老师的在天之灵呢？

余虹：

我中学时代的班主任有两位，中一时是火观民，中二是蔡惠芳。中一时和火先生闹别扭的故事很多，全是一个任性的小女孩和一个刚从师范大学毕业毫无带班经验的中学老师之间的“战斗”片段。升入中二，换了一个成熟和蔼的女老师，“战斗”结束了，故事也就没了。我只记得我是化学俞老师眼中“不声不响的小女孩”，大队辅导员矫老师眼中“洋娃娃”，排球教练曾先生眼里的“二炮手”。

我对蔡先生的记忆只是一些细微的小事。这些生命中细微的小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缘故，就在心灵深处留下印记，每每想起总拨动心弦，天长地久便成了弥足珍贵的回忆。我印象中的蔡先生长着一些雀斑的脸永远露着平静的微笑，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课余蔡先生会和学生聊聊天。记得蔡先生告诉我们，她曾经当过林彪的女儿林豆豆的班主任。她对林豆豆的印象还不错，是个有爱心的女孩。

说起排球队，那是五十一中学一张闪亮的名片。记得校门口和“上海市第五十一中学”牌子并排挂着的还有“上海市徐汇区第五业余少体校”的牌子。我从中一下学期开始，被选到校排球队，因此也离开了红领巾合唱团。记得有一天下午，我逃课了，是没老师的自习课，逃到红楼阅览室看画报。等下一节课我回到教室，同桌杨子凤告诉我刚才蔡先生

来过了。发现你的位置空着，问：“余美芬呢？”见没人回答又自言自语地说，“哦，排球队训练去了。”敬业的蔡先生，自习课还来“视察”。为这事我志忘了好一阵，如果是排球队训练韩丽文也一定去的，而韩丽文却在教室里。几天过去了，风平浪静，我又是一阵窃喜，蔡老师居然没发现！

很多年后，自己当了几天中学老师，才发现我当时的窃喜完全是自作聪明，蔡先生那是“战略战术”。小孩子那点事还能瞒过老师？！她不想追究这件事，“哦，排球队训练去了。”是说给同学们听的，是找一个不追究的理由。

如果换了经验不足的火先生肯定又是批评又是告状（到家里去告诉我爸妈），引来的是我的愤怒和捣乱。这就是老教师和年轻教师的区别。小小一件事，我记了一辈子。

张立民：

几年前，我曾写了怀念蔡老师的文章，心里平静了许多。近日，和同学们又聊起蔡老师，心里就又添了几分怀念，因为蔡老师身上确实汇集了为人师表的优秀品质，尤其是她的“有教无类”：一个不讲人性的社会，会把人，甚至在校学生，分成三，六，九等，比如红五类，黑六类。但蔡老师却像是一个患了政治自闭症的智障之人，兢兢业业地施教于各“类”学生，不论其贫富或贤愚，更不会在乎学生的父亲是不是“李刚”，即便对我这样的调皮生，她也诲人不倦。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她的学生都众口一词地称赞她的师德。

我有次回国时，曾去看一位朋友。走过朋友邻居的居室，看到室外走廊里置放着一大堆鞋子。朋友告诉我，邻居是某中学资深数学老师，周末在家举办高考补习班。朋友又说，现在的老师在学校授课时都留一手，唯有在家中的补习班里才亮出真本事，虽收费昂贵，但生意兴隆。这样的老师被称为缠死学生和学生家长的“眼镜蛇”。诚然，老师是被环境逼成“蛇”，因为也要奔小康。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们格外尊敬蔡老师，怀念她在污泥浊水中，以宗教的献身精神，独善其身地教书育人。

柯晓明：

半世春秋嘘残阳，风雨沉浮枉断肠。
慈母恩师常相思，缅怀先生蔡惠芳。
中二七班位育窗，风华豆蔻少年郎。
春雨滋润天桃面，明德育才蔡惠芳。
悔人不倦贯学堂，仁爱良善洒阳光。
指点文字班主任，为人师表蔡惠芳。
风云突变掀浊浪，悲泣孤身冤魂堂。
雨过天晴换人间，告慰天家蔡惠芳。§

从母校而来的祝福

朱奎午 66 届初中

日月如梭，时光似箭，转眼来美已有廿九個年头。去年二月，籍着位育北美同学会的桥梁，得以与同班同学瞿德霖、矫桂瑾、鲍家明重叙窗谊，並趁桂瑾三月回沪探親的机会约好一起去沪与原 66 届中三（8）班的老同学相聚。在張蕾同学的悉心安排下，15 個同学在三月二十一日中午，於襄阳公园边上的一家饭店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那天前来团聚的有姚方方，苏泽平，潘依新，黃月华，沈联中，張蕾，王霞鳴，毛根菊，任遠，徐为民，李晓苏，刘耕新，吴鸿，矫桂瑾和我。

分别了近半个世纪的旧同学得以寻回，这是何等的福分！大家在久别重逢的瞬间，无不感叹万千，恍若隔世。沉沉地陶醉在 51 中同窗之谊的幸福中。毕竟岁月不饶人，当年荳蔻年华时的稚容已不复而寻，代之是一双双祖父祖母的慈祥。每个人的心里都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 50 年前的窗谊並未老去，心里涌动着的是在怀里揣了几十年的同学情。

回首我们的人生路，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感念切切的是 51 中學傳授給我們的嚴謹學風，扎实的數理化基礎及那得天独厚的英语造诣，正是这些位育特有的熏陶，使我们能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得益无穷，脱颖而出。拿我自己来说，当初在班里成绩平平，然而一到北美这块没有潜规则，自由竞争的土地上，51 的優勢很快顯現，拿到碩士學位的第三年就被獵頭公司當槍使，成為財富雜誌 500 強公司的工程師，六年后升为高级工程师。

1996 年考出美国注册品質工程師執照，1999 年密西根蘭辛的 Flying Color 公司的執行長請我去任副總裁。2000 年被選為美国品質学会麻萨诸塞州常务理事，2008 年受 Fourstar Group 公司 CEO Mr. Schwartz 邀请任副總裁，長駐深圳，2012 年由于我妈妈身体不好，弟弟又患病，我提出辞呈，公司续聘我為顧問，说你的办公室为你留着，盼你随时回来，我即去华盛顿特区的 ThinkGeek 公司任品質部總監。

去年我都 65 岁了，总部在费城的 FiveBelow 公司开出很多优厚条件，挖我去，待我向 ThinkGeek 提出辞呈，他们要求我留下，说对方出什么条件我们都可以 match，立即升我为副總裁…。写到这里，我都写不下去了，怕有为自己摆好之嫌，但是好事来时你推都推不掉。

来费城上班 6 個月后的一天，公司的创始人来到我的办公室问我说：“Raymond, could you find another Raymond whom would like to work in New York city?” 他说纽约有家公司的 CEO 想找一个和我一样的人去他公司上班。之所以写出来和大家分享，是想告诉大家位育人的竞争力。我们今天的成就都始于 51 中这块基石。可以说没有 51 中各位老师辛勤地栽培，是没有我朱奎午的今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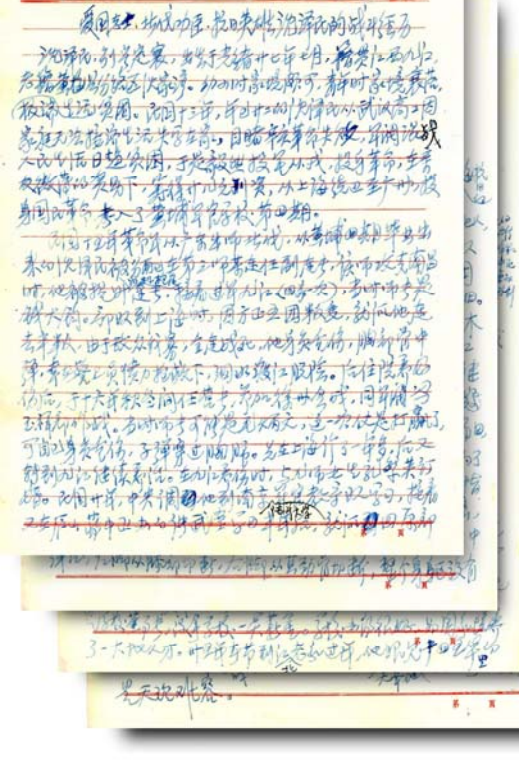
说到我们位育中学的老师，我特别怀念蔡惠芳老师，她是位虔诚的基督徒，一贯洁身自爱，不堪忍受无耻之徒对她人格的侮辱，竟无畏地自我了断，在文革中死於非命。我最后一次看到她是在 1967 年八月中旬的一天，我去学校办离校手续，在南楼到北楼的走廊里，我和她迎面碰上，我告诉她我爸被迫害死了，我妈又被逼着退休，家里過不下去了，所以我来办离校手续，去工厂頂替我媽做工。她忧郁的双眼看着我，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朱奎午，你别怕，你去工厂過得下去的，你自己保重，累了就找地方歇歇，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我看得出她馬上要流泪了，为了保持她老师的矜持，她不忍地放开她的双手，急急地转脸走了，想不到这竟是她与我的永诀。蔡老師，安息吧！你的学生就是走到地角天边，也会一直怀念着你，直到我们在天上再見。

元月廿日寫於費城 §



我在位育北美校友會 2015 年洛杉磯團聚宴會上發言。

黄梅县下新镇人民政府



我的身世

陈载平
六五届初中

学，初中，高中，文革，下乡，返城，直至结婚，上大学，工作，出国，虽然也因着家庭关系，坎坷不断，但总还祓一安全渡过。忽忽间几十年过去了，我对生身父母还是所知甚少。文革串联和下乡插队时，好几次我单独路过九江，本有机会和生母相认，但因着一直称她叫大姑妈，且养父母都在，始终不敢开口。而她也有好几次对我欲言又止，眼神怅惶。她当时内心的挣扎，只有日后在我自己也为人夫，为人父之后，才逐渐体察得到，并且最终变成了我一生的憾事，子欲孝而亲不待，骨肉亲情，已经无从再叙。长久以来，我除了感恩救我于水火的养父母外，更对生身父母的遭遇充满好奇，对搞清楚自己身世的渴望也与日俱增。

1998年首次回国，我先去上海见过养父母后，就与妻急急前往九江，一是祭拜先人，二是想看看留有幼时记忆的地方。短短几天，我见到了阔别多年的两个哥哥和诸长辈，又断断续续地听他们讲述了许多我从不知道的故事。

我父亲沈泽民在我才二岁时不幸去世。母亲陈雅兰是1978年因病作古的。父亲葬在江北老家堂哥沈家其家的菜地里，无碑。母亲则葬在九江马宿岭广东山莊。祭扫过后，我奇怪为何不作合葬计，大哥说母亲不愿意。她生前恨透了江北的人，多次说过不准儿子将来娶江北女子为妻。说他们蛮不讲理，不仁不义。为了让我了解这些事，堂叔沈得民特地写了四页长文交到我手中，（2008年他以同样的内容为父亲作传，收入家族谱中）。

他同时给我一份县志上关于沈泽民的影印条目，上面写：“沈泽民（1900-1951），号定寰，黄梅县分路区沈家垵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历任国民党排，连，营，团长，少将参谋长，军事参议院少将参议等职。抗日战争时期，曾参加过淞沪保卫战。后在南京、马当诸战役中抗击日寇。1938年，沈代理独立第三师师长，固守武宁，在战斗中双腿被炸断。治愈后，任中央军事参议院参议。1946年因伤残退伍回乡。在九江开设“协成米厂”、“协顺祥绒行”，并在小池创建胜利中学，自任董事长。沈在退伍回乡期间，横行乡里，压榨农民，民愤很大。1951年以反革命恶霸罪被人民政府镇压。”

那些文字和口述的材料，使我深感震撼，沉默良久。一个本来陌生的父亲的形象，开始在我心中一点一滴地拼凑出来。特别是他伤残退伍之后定居九江的那些事：他当时在九江滨江路经营一家绒布店，一家碾米厂，虽然是行伍出身，却注重读书，拄着拐杖四处募捐，聘请教员，在江北老家成功地开办了一所初级中学，（即现在的小池口中学）取名“胜利中学”，以纪念抗战的胜利。我一名堂姐被卖到安徽做童养媳，他知道后就托人多方寻找，终于赎回九江，还供她上学。亲戚中有人想借他的关系混个军职，他就先让他去军营当兵，那人吃不得苦，只好自动离去。和当时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左倾一样，他也厌恶内战，期望和平，而我出生时正逢其时，他就给我取名叫“和平”。

我本姓沈，名家勇，字和平。兄弟三个排名智仁勇，我最小。幼时的记忆，大部分已经模糊不清，到现在都成了零碎片段。但有些因为印象深刻，虽然历经久远，仍能穿越六十多年的岁月，存留在我心间。

还记得我曾从昏睡的病中突然苏醒过来，看到周围是黑洞洞的空屋子，桌子旁边是层层叠叠架起来晾干的火柴盒，一盏昏暗飘忽的油灯把影子投到墙上，晃来晃去。忽听得一个声音从门口传来，“平儿呐，狗吓你回来哟”，声音嘶哑，拖得很长，那是我母亲，后来被称作大姑妈的人在为我叫魂，暗夜里听不到人应，只有大雨夹着闪电，可以照见她孤独的身影。幼年记忆里也有我跟哥哥在泥地上玩玻璃弹子，在煤渣堆中翻找香烟纸壳，还有跟着叫卖麦芽糖的小贩身后转的片段……再后来，有一天天不亮我被叫起来，母亲带着我乘了几天的船从江西九江到了上海。这是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被带到汾阳路口一幢楼房里，上得二楼，地上还铺有深色图案的地毯，摸上去软软的，我忍不住就地翻了一个跟斗，至于大人们在说些什么完全不知道。当时我五岁，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煤气抽水马桶，一切都感到新鲜，二楼亭子间还住着一个外国老太太罗宾森，…很快我就学会说广东话和上海话，称养父母为爸爸妈妈，我被告知姓陈，是上海出生后送去九江，现在接回上海的。随着逐渐长大，我完全融入上海的家庭，虽然上海九江两地仍有来往，但大人们从不触碰这层真相，我对哥哥们也以表兄弟相称，一直到2010年养父母终老。

我的养父是母亲的堂弟，因为无嗣，视我为己出，我有幸得到新家的爱护。到上海之后的日子，一路从幼稚园，小

最让我听着难过的是，他原本可以选择离开大陆。大军南下时，他也已经提着行李到了广州，但不知为何一念之差，他十天后又折转回到九江。据说他自认为没有跟共产党打过仗，应该没事。但是就因为这个决定，命运彻底改变了他，也改变了整个家庭的日后生活。1951年镇反，湖北老家突然传唤他去，他自问不曾卷入内战，说清楚就可以。哪想到第二次去到江北就再也没有回来。在那个疾风暴雨的年代，没工夫讲法律，也没有什么辩护上诉，母亲在刑前甚至都未能见他一面。公审后遗体是几个叔叔收拾的。因为伤残，刑前没有被捆绑，也没有跪下，这可能是他得到的最后一点尊严，他是拄着拐杖站着被结束生命的。有说当时的中南地区最高首长林彪曾打电话到乡里叫刀下留人，但话音传到时，刀下已无人可留了。或许当时他是想救下老同乡老同学的命，但是二十年后他自己也死于非命。

相比之下，最苦的当然是母亲。那时她尚年轻，孤儿寡母，常常独自流泪。三个儿子，小的送去上海，大的也过继给妹妹和妹夫，最后自己带着老二，靠从上海带回来的一台缝纫机做工，日夜操劳着维持生计。她常常边车衣服边自言自语，“我怎么命这样苦？”由于家庭的原因，大哥升学不成，二哥则因为一场重病，荒废了学业，十六岁就去长江中的沙洲农场种棉花。这几十年的日子，母亲含辛茹苦，常常早饭不吃就去被服厂上班，一直犯胃病，早早白了头发。全部的艰难，都得默默地承担，她一直记着父亲不舍弃下妻儿的事。用她的话来说，就是“不能对不起死鬼”。1978年7月10日，她胃出血突发，送医不治，时年六十七岁。这些过去多年的事，令我常常午夜醒来不能再睡。想着他们的不幸遭遇，想象他们心中的冤屈和遗憾，想到再没有机会孝敬他们，还会流泪。我也常常自问，一个孤独无援的人在临死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心态？也许他会为自己当初的左倾和轻信而后悔，也许会牵挂老婆孩子今后的日子怎么办？……但也许什么也没想。听乡里叔叔说，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对行刑的人说的：“枪打的准一点！”至于他死前心里究竟想些什么，对我而言已成了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每次回国，我都会去九江上坟，都会默默地跟他们诉说我心里的不平。我曾致信上海市委统战部，要求查清此案。我问沈泽民究竟犯了什么罪，因为地方志上所陈列的经历，没有任何具体的罪行。几经周折，信被转到湖北省委统战部，再问就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了。年复一年，逐渐地，我越来越不在乎一时一家之言，在我内心，认定父亲是个好人的信念，已经坚定不移。只感遗憾的是，记忆中我还从未见过将我带到世上的这个人长得什么样子。因为文革，老家所有相片都被销毁了。

2004年，经亲友帮助，我得知广东省档案馆馆藏中有我生父沈泽民的照片，于是我匆匆赶去广州。在省档案馆保存的1924年黄埔军校四期学生名册上，终于找到从未谋面的父亲的戎装照，一时间百感交集，恍若隔世，不能自己。他当时编在步科第二团步兵第三连，年二十三岁。只见他表情



严肃，头微低，有点古板，我二哥很像他。在我心中无数次想象过的父亲的样子，竟在眼前。当时我就象走失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到自己的大人，酸甜苦辣，百味杂陈，心情久久难以平静，陌生、敬畏、还是亲切，已经难以言表。

除去这唯一的相片，父亲留下的还有他的一篇文章。是1936年在福建龙岩军次任上为家乡族谱作的序，现被保留在族谱中。通篇文字流畅，立意鲜明，言及孝顺、团结、教育三项主题，满纸家国情怀，即使今天看来，仍然很有人文价值。

父亲的双脚是抗战中受伤至残的。关于武宁一战的史料，我先是在儿子读的康奈尔大学图书馆查到。很多1939年3月下旬的中文报纸如“申报”等，对父亲参加的武宁战役之剧烈，有过详细的连续报导。当年在此六万人口的小城，双方共集中了数万兵力厮杀，伤亡巨大。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守卫，日军一个半联队以飞机，大炮掩护反复冲锋，整整血战六昼夜，极为惨烈。我父亲之伤，当在此役。这一点后来又在台北新店国史馆查到的“赵锡田电蒋中正该师与日军作战官兵伤亡情况”的战时电报中得到证实，全文为：

“典藏号 002-090200-00052-203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机要室
28年3月28日 自武宁发 号次 11852

重庆委员长蒋禅密与我激战之敌自宵辰集中重山炮廿余门向我射击轰炸机三十余架在我阵反复轰炸步兵千余在炮机掩护下于公路正先后连续冲锋达三次我官兵肉搏应战鏖战至戌刻毫无寸进彼凶焰稍杀是役参谋长沈泽民负伤阵亡营长受伤营长二连长以下官兵伤亡六百余职师自号日至今血战六昼夜伤少将一员上校一中校一员营长五阵亡营长二员连排长共一百十余员战斗兵伤亡四百余现仅余战斗兵还不足补上现因职师伤亡殆尽於本日拂晓奉令将阵地交七三军职师撤至阵地后整理所有损失武器器材等另行列表呈报谨闻武宁第三师师长赵锡田感申参印”

读着这样的战报，想象当时两军对阵，飞机火炮，白刃拼杀，那种天昏地暗，人仰马翻的画面，我心几乎窒息一般。是什么力量，使人能面对血肉横飞而无所畏惧，我已不能想像。光一个师就伤亡六百多人，六百多军人后面就牵着六百多父母和家庭，为阻止日寇的侵占，全中国又付出多少生命的代价！

父亲对我来说是个谜。所以每有历史发现，我都惊喜不已。在国史馆还保存沈泽民民国卅二年的人事调查表，用工整的毛笔填写，上面除了有出生年月，学历军衔之外，还有长官考语。其中品性一栏称他“持身坚正”，工作成绩一栏称他“运筹策略颇中机宜”。有趣的是，在馆内我还找到父亲当年开办的“协成机器米厂”的登记表。上面分列各类工作人员计42人，月出白米2100市担，糠420市担等等颇为详细。遗憾的是，由于时间仓促，有关黄梅县小池的“胜利中学”一事未见线索。

父亲母亲遗下的故事，我会继续去一一捡拾。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中国历史的大时代，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故事。我珍惜自己家庭的故事，因为它就象历史大河中拍击着岸石的浪花，那些曾经有过的瞬间，于我都无比宝贵，值得永远保存。对于与我持不同政见和理念的人，我不想去论对错，辩誉毁。在我心里父亲就是英雄，母亲就是慈母，我将

永远引以为豪。

后记：

此文作于2015年初。原意写来告慰先人，也算留给自己后代的记忆。不想还得到了不少关注的目光。许多了解我和不了解我的同学及朋友给了我很多关心和鼓励，令我感动而充满谢意。同年九月三日习近平大阅兵前，我九江的二哥去南昌领取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给先父沈泽民的抗战纪念章。消息传来，我一夜辗转难眠。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最高当局对沈泽民的肯定，让我感觉到更多有良知的国人的存在。纪念章的颁发，我理所当然的看作是对他的冤案的正式平反和歉意。但对于一个被打碎的家庭来讲，对于一个本可以继续展开自己人生画卷的爱国志士来说，遗憾是永远无法挽回的了，那一年他才五十岁不到。

§

泽民公传

公泽民字定寰派名传榜，生于1900年，系祖运公之长子。

公自幼勤学好胜，品貌出众，青少年时就读私塾，继而入武昌高中，学业优良，益善体育。武高毕业后，因家境衰落，无力继续，失学在家，助父谋生。在那军阀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国内形成军阀割据，外侮继而侵华时期，抱有报国之志的泽公，毅然投笔从戎奔赴广州革命摇篮，追随孙中山先生，考入黄埔军官学校。一九二六年北伐誓师，毕业于黄埔第四期。泽公参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三师，出师北伐。公之师居北伐进军之中路。中路军从广州出发，入江西南昌，九江沿江下直达南京，上海。一路上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公任连长，屡立战功。师抵上海时，因三五团叛变，公机枪连奉命平叛，叛军虽被平，但公身受重伤，胸中子弹，就医九江171医院。一年后伤愈，继而为扫除军阀残余而征战。在济南战役中，公任营长，率师因水作战，身又负重伤，鲜血染红了水面，幸战斗胜利得救。伤愈后，借养伤之机，上级选送他到南京陆军大学军官班学习，北伐胜利后，公晋升为上校，任十五团团长。

一九三七年，日寇侵华，陆，海，空军联合进攻上海，企图突破吴淞口，侵入长江。公之师编入十九路军，保卫大上海，堵住吴淞口，拒敌于国门之外，血战下来，公之团只剩二十八人未战死。三师兵力经过补充整顿，公晋升为少将，任三师参谋长。上海失陷，公之师就加入保卫南京，堵截马档等战役，南京失陷，国民政府迁都，中央提出长期作战，化整为零，深入敌后，蚕食敌人等战略，公之师就从湖口，九江一直到武宁，修水驻防，有机地攻击敌人驻点。一九三八年秋，日寇大军进军大西南，意图打通连接印支的通道，已担任三师师长的泽公，奉命堵截敌人于武宁磨盘山的要道，激战七昼夜，敌人损伤惨重，寸步难进。无奈敌机狂轰滥炸，前沿阵地指挥部遭炸，公之双腿被弹片切入，全身伤痕累累，幸战区急救下去，将公先送入衡阳协和医院抢救，继而转桂林医治。三年后伤虽痊愈，但双腿致残。这时公晋升为中将，任中央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

日寇投降，山河完整，公胜利回归九江。在中央政府还都南京时，蒋委员长召见公于南京，要求公出任军长领兵。公以“双腿伤残，不宜领兵；现值和平建设时期”为由，请求在地方做些和平建设事业。委员长准了公的请求，并即以政府名义，奖了公六千元的奖金，回归创业。归来后，公身残志坚，秉承诺言，依靠政府，联合军政财商界的在职和离退休的同学，同事和同乡，以合资和助资的方式，兴办工商业，发展经济；创办胜利中学，培育青年；开辟莲子湖，变荒湖为益湖。

公一生为国忘家，廉洁自律。他从进黄埔到逝世之间只回老家两次。一次是北伐胜利，陪同他未过家门的太太回来，在家只住三天，留下太太，自己归队了；又一次是抗战胜利那年，同妻儿一起回家过了五天的春节。再说，公为官多年，位居将军，可他没有为家置一点产业，更谈不上有官邸，连自己在九江住的都是租别人的房子。

解放后，公为进军西南，捐大米两佰担；为抗美援朝捐款千万元。不幸的是，公于一九五零年腊月二十四日突然离开人世，时年仅五十岁。噩耗传来，众皆痛心疾首，叹失良才。

公之一生，正直廉洁，不谋私利，不徇私情，文会治军，武会作战，众口皆碑。其功绩甚多，我只知一二，据实而述，借作传记，以慰公之英灵，昭示后人作鑑！是为传。

小弟得民泣血拜撰

公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儿子送给我一件特殊的生日礼物，那是一块用玛瑙雕刻的“猴抱葫芦”，绛红色的宝石被打磨得晶莹剔透，底部还系着一条玉石的挂珠。这件作品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长寿，表达了儿子对父爱的深深倾注；虽然造型简朴刀法业余稚嫩，但还是看出他确实花了不少功夫。在自然界中玛瑙的硬度仅次于钻石，要把一块顽石雕成称心的器物，必须不断地切削雕凿打磨，常常要花上几个月以至几年的功夫。儿子在平日工作之余放弃了休息，从去年夏末一直刻到今年的春初；不知磨坏了多少砂轮用钝了多少刻刀，最后的形象终于在胸中成熟。老天没有辜负他的辛苦，日常知识的积累和对艺术的领悟，让这件平生第一件玉雕处女作，终于在我生日的前夕隆重揭幕。它不是一块普通的宝石，而是儿子一片孝心凝聚成的祝福；当他慎重地交到我的手里时，我似乎还感到了他心中的温度。

儿子出生在十年动乱的年代，这辈子我们父子没有太多的时间相处；因为我和他母亲都忙于教学工作，腾不出太多的时间对他关心照顾。因此他的童年是寂寞与孤独，只能跟着慈祥的外祖母，呆站在小镇的石拱桥头，看着桥下的流水与天边的日落月出。在脏乱差的民办托儿所内，与其他的孩子在地上打闹滚爬匍匐；焦虑地等待着每天迟迟下班的妈妈，接他回到那几平方米简陋的小屋。教师每个月微薄的收入，不可能使儿子的需求得到满足；他总是穿着打着整齐补丁的衣裤，鞋袜也是妈妈一针一线彻夜为他缝补。家庭出生的卑微常遭来周围的白眼，使他在学校中常被人欺侮；但他回到家中却一声不吭强压愤怒，

生日礼物的随想

周国辉 59届高中



咬紧牙关等待适当的机会去报复。他像一匹初生的牛犊，敢于冲向任何挡道的拦路虎；离经叛道的思维使他从不人云亦云，一定要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压抑的气氛使他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也养成了他多思多虑敏感早熟。他牢记着幼年时受到的歧视与屈辱，形成他反叛的性格与轻易不肯认输。因限于当年的物质匮乏生活清苦，我们没有多少余钱为他购买玩具与积木；但绝不吝啬在智力上对他的投资，我们订阅了不少报纸购置了许多小人书。他尤其喜欢“十万个为什么”，一头钻进了知识的宝库；反复阅读直到把书页翻破，使他的好奇心得到了最大满足。从小养成的阅读习惯，使他比同龄人视野开阔知识丰富，也为他今后的生存与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他从小思维敏捷活泼好动，就像他的生肖猴子屁股坐不住；时不时会在学校闹出一些动静，常惹得班主任上门家访诉苦。为了使他有安静的学习环境，我们只能到处托关系走门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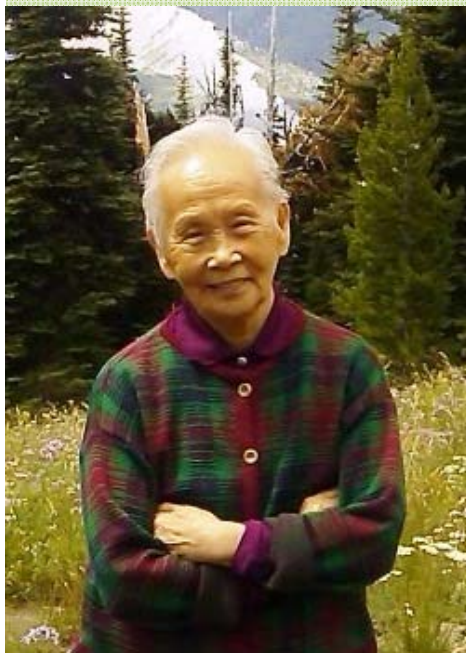
让他能合法顺利地借读，因此他的足迹遍布新场南汇上海与周浦。但他的学习成绩总是不尽如人意，我们也是束手无策爱莫能助；只能承认自己是一对失败的父母，盼着日后再找机会好好弥补。在八九年春末的那场动乱中，他心中的想法怎么也按捺不住；因此上了警方的黑名单，只能仓促西行逃避追捕。但慑于当年严酷的形势与社会压力，我只能去信召他早日回沪；为了减轻他的处罚与责任，我为他写了不少违心的认罪书。九零年我们移民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留下他一人独守空荡的老屋；缺失了父母的关爱和管束，他在乡间苦等六年深居简出。但他从不甘寂寞与孤独，一人苦练气功博览群书。只盼有朝一日能用自己的知识和本领，来报效祖国为黎民百姓造福。快到而立之年，他才被批准来新大陆与父母团聚，但彼此却感到了距离与生疏，为了生存一下飞机他就忙于打工求职，还是没有时间和机会与父母推心置腹。不久命运又选择让他参军入伍，投入了坦克兵的大熔炉；还曾以特种兵的身份，站在南北韩三十八度的分界线上，听着来自西伯利亚零下30度的寒风呼呼。三年退伍后他还保留着预备军人的身份，每个月仍需定期去军营打靶露宿。只为能拥有免去大学学费的资格，以帮助减轻父母对他高昂的学费支出。他重新回到大学课堂已逾而立之年，必须花费加倍的努力，才能迎头赶上学习进度。但零一年的“九一一”事件，又打乱了他学习的脚步。他奉命去国际机场，担负保卫旅客与航班安全的任务。全副武装在候机大厅巡视，

At every alumni reunion event in recent years, whether in New York, Minnesota, or California, a petite sweet old lady with sparse silvery hair and two observant, shiny eyes would sit quietly waiting for someone to initiate a casual chat with her. She was Ms. Xue Lanfen who taught me English in my second year at Weiyu. She was only 35 years of age then, young, energetic, and dynamic. She spoke fluent English with a slight American accent. Her class was well organized with clear-cut presentation, adequate homework, and routine tests. She was well respected by all for her outstanding teaching.

In 1959, I sort of got into trouble politically in school. I had been singled out without prior warning as an academically devoted but politically unsound student subjected to criticism. It was a blow out of the blue! Suddenly I found myself an eyesore in school, acting like a dog with its tail between its legs. But Ms. Xue had a sense of justice and never failed to be sympathetic towards me, believing that a student's job was to study, not to engage in politics, and that there was nothing wrong with a student having academic devotion. During the days when China's political pendulum swung left and right from year to year, she needed a lot of guts to be on the side of a "problem" student. In 1961 I was vindicated by the Educational Bureau of Shanghai. Up to this day, I still remain grateful to Ms. Xue for the moral courage she displayed at a time when I was in hot water as a sixteen-year-old.

Our bond of friendship continued into 1980'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we frequently met while living in San Francisco. Ms. Xue offered free ESL and citizenship classes sponsored by Salva-

我的恩师 薛兰芬老师 张秉颐 S-61 届



tion Army, while taking courses at City College of San Francisco for self-development. Back from school for part of the way she would walk up a slope to her residence until one day she found herself totally out of breath and energy. One day we happened to meet at UCSF, the nationally known university-hospital, and she told me about a benign tumor she had in her stomach, which would require surgery. My wife and I paid her a short visit in hospital the day after the

tumor, the size of a grapefruit, was removed. In the wake of the major surgery she looked well and confident. Soon, she joined her daughter Wang Yi in Seattle but we stayed in touch by phone. She told me that she didn't want to stay home and live off government benefits. So all these years she has been teaching English free at City Library and Chinatown in Seattle, while volunteering services at a national non-profit organization. Her favorite daily exercise is walk plus Sudoku to keep herself fit and alert. Every morning before she steps out, her daughter would remind her to look out when crossing the zebra lines.

Ms. Xue is blessed by having a very loving, caring, and dutiful daughter, plus an exceptionally supportive son-in-law. Wang Yi earned an MBA from the famed Middlebur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Monterey and used to engag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However, in order to better care for her mother, she quit her job when her career was nearing its peak. Today, retired, happily married, but childless, Wang Yi takes her mother around the world and is never seen alone. She would say, "Be nice to your parents before they're gone, not after." What a brilliant remark!

I was extremely overjoyed to have met Ms. Xue in Arcadia in 2015 after being out of contact for a number of years. Physically she has changed a lot. But there is one thing that never changes: her charming smile which brightens up her face each time it flashes across. As I bent down to hug her and say good-bye, I felt a tiny body whose unshaken Christian faith had once generated incredible courage. At the age of 91, she laughs last and laughs best! §

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件，
每天执勤站岗十几个小时，
还必须全神贯注。
不久又接到开赴伊拉克前线的通知，
他剃光了头发背上行囊签下生死文书，
却在出发前夕收到军部的命令，
因曾有中暑的纪录不宜出征，
仍在当地留驻。
三年发奋苦读终于穿上了硕士服，
但毕业后的求职仍是一条艰苦的路。
因为美国的经济尚未完全复苏，
让他再次体会到人情的冷暖与现实的残酷。
几次西征北上创业开发跳槽奔波，

他身上桀骜不驯的线条渐渐平复。
尤其是结婚生子初为人父后，
才真正体会了作父母的含辛茹苦。
为了让下一代能过得比自己好，
为了让家庭生活更加舒适和睦；
他毅然辞去了清闲的工作，
再一次破釜沉舟杀回故土。
要在半百之前再搏一把，
用自己的智慧与能力当赌注；
成则下半生可以衣食无忧，
败则只能认命打道回府。
纵使一无所获生活依旧如故，
只要家庭和睦妻贤子孝才是终身的幸福；

要时刻不忘感恩永远与我们同在的主，
夫妻同心协力定能共创光明的前途。
由这件生日礼物引发的联想，
让我激动不已思绪起伏，
忆昔抚今往事历历在目，
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但愿这份珍贵的生日礼物，
能够代代相传成为周家的护身符；
让子孙后代永远牢牢记住，
当年艰苦创业的历代先祖。

周国辉 2015 年 10 月 11 日第三稿
于上海浦东儿子租住的公寓§

艺术人生两篇



张立民 67届初中

(一)

我在宾州费城读大学时，每天都抄近道，横穿“爱情公园”去校园。清晨，我沿着公园的路径行走，迎面总碰见一对中年男女。他们手挽着手，低声交谈，像是有永远说不完的话。尤其是那位女子，她的右唇边长着一颗鲜红的“美人痣”，格外醒目。渐渐地，我们似乎成了每天晤面的朋友，尽管我们从不打招呼。正当我习以为常时，某清晨，我突然没有见到这对男女。“他们可能有事”，我这么地安慰自己：“明天一定会来的”。可是，一天接着一天，他们都没有出现。正当我忙于期末考试而渐渐忘却他们时，一个寻常的清晨，她又在公园的石径上露面了，不过是孤身，没有他的陪伴。我脸上一定表露出惊讶，她也蠕动一下嘴唇，也许想说什么。可她什么都没说，只对我微微点了点头，像是第一次的招呼。我们很快地擦肩而过，我似乎观察到她眼角处有晶莹的泪珠。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自己历尽了生活的各种欢欣和磨难，最终孑身在新泽西的 Fort Lee 定居。清晨横穿公园的旧习，也渐渐演变成黄昏时的散步。某日，我习惯地在绿树成荫的小路上漫步，见有一对老人朝我走来。他们在愉快地交谈，一点没有留意我。走近时，他们手携手的姿态，令我感到似曾相识，但当那女子右唇边那颗鲜红的“美人痣”扑入我视野时，我们已相互走过了。

“是她？”我自忖。

“是她！”我自信。

我回转头去，想确认那位男子是否还是昔日的旧人，可我只能看到他瘦骨嶙峋的背影而无法结论。我唯有怀着祝

福，目送这对老年人，走入灿烂的夕阳。

(二)

一群空巢老头老太，某秋日去郊外故地重游。其中有一对，重返昔日常去的一条小溪。那小溪四周的风景真是好，如歌词唱的那样：“山坡青青流水长”。

“十六岁那年，我们第一次来这里。你还记得吗？”老头问。

“当然记得”，老太答：“你还采了数朵雏菊，热情地插在我的鬓发之间。”

老头笑笑，在回忆。

“我问你，”老头突然有了几分情绪，目光也不那么迟钝：“如果我当年献给你一束玫瑰花，你会接受吗？”

“哟”，老太显然有了几分感动，双眼变得分外晶亮：“难道你不记得，插花后发生的事？”

“记得”，老头当然有了几分骄傲：“你独自狂奔到小溪边，很快脱去鞋袜，跳着足，边笑边朝我溅水。你的笑声如同……”。老头突然打住了，因为他留意到老太皱纹满布的脸腮，绽出她十六岁那年的红晕和羞涩。

“哟”，老头似乎有所醒悟，啾啾着双唇，但他还没来得及说些什么，就见那位曾经的十六岁少女，蹒跚着步子，朝小溪尽头的夕阳走去。

多年来，这故事，这情景，我一直小心收在心底，梦幻着终究有一天，某画师能绘出“少女溅水”的画意，表现少年期情窦初开的诗情。可多年的愿望至今未有实现。

日前，偶尔读到伦勃朗的名画：A Woman Wading in the Pool。画师和他老婆，社会名流莎丝琪雅决裂后，恋上了他的女仆兼模特 H. Stoffel。这个女人，出生下层，难以呈现贵妇人的典雅气质。画家只能从另处落笔，要表达她的性感。画家费尽心机，故意放低她的衣领口，并把她衣服的下摆擦得很高。可她杀胚一样的体型，没有半点女性惯有的苗条与妩媚。再者，她看来不止十六，但也不到六十，似乎处于两者间的尴尬年龄段。不过，这是我唯一能寻到的同一题材的画，只得差强人意。§

性格

周国辉 59届高中

| | | |
|---|--|--|
| 曾读两年体育科*， 竞争铸成我性格； 凡事与人比高低。 好胜争强敢拼搏。 教学不甘落入后， 工作卖力脑筋活； 历年单位评先进， 光荣榜上总有我。 | 树成典型当标兵， 奖状表彰一大摞； 都说职场如战场， 胜败常事见得多。 能曲能伸胸襟宽， 荣辱不惊坦然过； 人生坎坷多颠簸， 犹如竞舟在长河。 | 奋力划桨勇向前， 哪怕激流与漩涡； 呛水只把脸一抹， 挥臂击浪劈险波。 总有风平浪静时， 遥望前程不退缩； 待到年迈退休日， 往事笑对儿孙说。 |
|---|--|--|

*本人五九年高中毕业填写家庭政治面貌一栏时，因不知父亲被错划为右派，故只填写“城市平民”，以致被学校政审小组列为隐瞒出身，不能报考一二类高校。最后被划到重填志愿，唯一选择即“上海师院体育专修科”。毕业后，被上海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分配到上海远郊“南汇县农业专科学校”任教，学校一年后解散，又分至“南汇县新场中学”任教28年，后又调至“新场幼师职业学校”任教五年，前后共29年教龄。1990年移民美国，在佛州“迪斯尼世界中国馆”又工作18年，于2008年退休。

2003年10月26日
于佛州奥兰多 迪斯尼世界中国馆 §

回忆父亲

袁哲明 66届高中



多日来，一直想把父亲年轻时，满腔爱国热忱投笔从戎抵抗日寇以及追求正义、民主、平等理想的不平凡的故事写出来。感谢哥哥为我提供了有关父亲生平的宝贵资料，在他记忆中的青年父亲，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的面前！

父亲袁锷（1917·12·25 — 1997·2·21），祖籍宁波凤岗，我们先主是海塘监造官。清朝雍正、乾隆年间，由宁波沿海修建海塘，一路修到长江的吴淞口，最终在江苏宝山城厢镇（今上海宝山区）定居落户，成为当地很有影响的袁氏家族。到了祖父那一代，更是出了民国期间的三位俊少（袁希涛、袁希谦、袁希洛）曾被誉为“宝山袁氏三杰”（宝山三希）祖父袁希洛，清末秀才，早年就读于江苏龙门书院，后多次赴日，在那里结识了孙中山先生。1906年，在东京参加了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1910年，祖父从日本回国后随即投入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中去。在1912年1月1日南京举行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就职典礼上，祖父代表各省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授予了孙中山。

祖父的一生是为中国的民主、进步而奋斗的一生！他因曾为国父孙中山先生授印，被授予终身国大代表。但抗战胜利后，内战不断，民不聊生，为此痛心疾首。1948年，在南京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上，祖父曾捶胸顿足，老泪纵横，大声疾呼国民党停止内战！其不威强权，正气凛然！

父亲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充满民主、自由的书香门第家中。我的祖母是日本人。当初祖父在日本当留学生学监期间，有一次突然发病住院，看护是位叫佐藤的护士小姐，两个异国青年男女的偶然相遇，产生了一段姻缘。祖父在日本娶了佐藤小姐，两个女儿在日本相继出生。不久祖母随祖父回中国定居。父亲是祖母第五个孩子，也是唯一的男孩。虽然父亲出生在上海，但受儒家传统教育思想影响的祖父，从小就把父亲送回宝山城镇厢的袁氏大家庭中，接受那里小学的乡镇教育，让父亲从小能有一个接触平民家庭子女的机会。

父亲的童年幸运地遇到了影响他一生追求公平、正义理想的启蒙老师：中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先生。

伯吹先生出生贫寒，小学毕业后就不得不辍学，为了生计曾当过学徒，后到师范讲习所念了3年书（半工半读）毕业后从事乡村小学教师工作。父亲在淞阳小学（今宝山实验小学）就读时，陈伯吹先生就是他的国语和算术教师，兼任班主任！老师的言传身教、良好的教育风范；以及做人的正直、朴实、忠诚、谦逊，深深地影响了父亲的一生！伯吹先生虽然只比父亲大10岁，但他却是父亲一生中的良师益友，更是一位慈爱的兄长，是父亲最尊敬的长辈之一！父亲从小接受了平等、博爱思想和热爱家乡国土的爱国主义教育！虽然伯吹先生创作了无数优秀的儿童作品，是儿童文学的一代宗师，但他始终保持着简朴而谦逊的品质！父亲终生充满了对伯吹先生淡泊名利、地位的崇尚！伯吹先生同时也是我们心中慈祥可爱的太老师。

父亲完成了在宝山的小学启蒙教育后，祖父为了更好地培养父亲的远大志向，把他送到号称“江南名校”的江苏省立上海中学（现在的上海市上海中学）让他开始独立的住校学习生活。众所周知，上海中学素以管理严谨、名师荟萃、教学优质、英才辈出而享誉海内外。“上中精神”倡导的是“为公、前进、合作”的精神，首要是“为公”=为国家、

为人民、为公众的事业，追求真理、追求正义！民国时期的上海中学从初中开始，除了国文，中国历史和地理以中文来教学外，数、理、化的教科书都采用英文原版，所以上海中学的学生们，在中学时代都打下了扎实的英语基础，父亲不但数理化成绩优异，国文成绩在班里也是出类拔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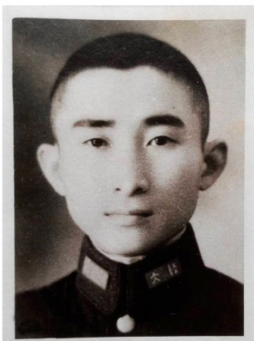
父亲就读上海中学读书期间，中国发生了两个重大事件，“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淞沪抗战。由此彻底影响了他一生的选择！“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而“一二八”淞沪抗战，彰显了中国军队在人民支援下的浴血奋战，展现了中国军民共同抗击日寇的决心！

共同抗击日寇的决心！

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日本军队攻打宝山时，袁家的大小老少不得不逃难，来到上海；在那场战火中，宝山城厢镇的旧居全部被烧毁。经历了战争造成沪上百姓的家破人亡后，父亲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更有切肤之痛！随着中华民族危机感逐步的加深，父亲的民族责任感和爱国热情也在不断增强和激发中，“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业已在父亲少年的心中埋下了立志保家卫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决心！

1929 — 1935年父亲在上海中学完成了六年的中学学习，于193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但当时中国正处于“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严峻局势。父亲毅然投笔从戎，立志保家卫国，报考了南京中央军校（前身即为黄埔军校），他的成绩名列前茅，当时前十名考生（其中有同





父親 陸軍大學畢業26歲
(1943年12月于桂林)

期炮班的学员郝柏村)还受到军校蒋校长的亲自接见,鼓励他们入校后好好学习,为军校争光!这样父亲就成为黄埔军校十二期的学员。在南京中央军校里,父亲不但系统地学习了军事知识;也受到了严格的军事体能训练。

在父亲军校读书期间,中国又发生了两个重大事件:“七·七事变”和“第二次淞沪抗战”!为他开创了军旅生涯!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

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第二次淞沪抗战,让世界清楚地看到中国政府的立场:中国绝不会向日本投降!并彰显中国军民同仇敌忾抵抗日军侵略,以及中华民族面对民族危亡决死一战的牺牲精神!

由于卢沟桥事变和第二次淞沪战役的爆发,日本展开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前线战场急需大量的中、低级军官,父亲在读的黄埔十二期学员,在1938年1月提前毕业。当时学校考虑到这批学员将分配到前线,即刻加入战斗,面临牺牲的可能性极大。所以在赴前线报到前,给予每个学员10天假期(不包括路途时间)回家与亲人作最后告别!当时上海租界外已被日军占领,父亲不得已绕道香港回到上海与父母家人告别。军校的某些同学怀疑父亲不会奔赴抗战前线,会做逃兵,因为知道他的母亲是日本人。但是父亲回沪见到祖母时说:“妈妈,你是日本人,日本是你的祖国,我是你的儿子;但今天日本侵略中国,我要为中国上前线去打日本人,保卫我的祖国!”祖母是个深明大义的知识女性,尽管满含眼泪,却坚决支持儿子上前线抗击侵略者!父亲是祖父母的独生子,他们深知儿子的离别,或许是永别,但是为了国家的兴亡,他们毅然决然把孩子送上战场!于是,父亲在上海没有休完假期,挥泪辞别了父母姐妹,又经香港北上,几经周折,终于赶赴山西太行山的卫立煌部队报到。

卫立煌是个传奇人物:曾是国民党的五虎上将,在围剿红军时,曾被蒋介石委任为鄂赣边区的“剿匪总指挥”。但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回到大陆的国民党最高级别的将领!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八路军隶属于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就是卫立煌!抗战一开始,八路军办事处即派陈其五(曾是清华大学学生,是1935年12·9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38年加入共产党)到卫立煌部队做统战工作,担任卫的秘书和战地工作团主任。在陈其五统战工作的影响下和与八路军的深入接触中,卫立煌基本消除了此前对中共的偏见,认定共产党坚定抗日的主张。1937年8月,卫立煌与八路军将领紧密合作,与日寇进行了忻口战役。随后于1938年4月17号,以国民党高

级将领的身分第一个访问了延安,当时毛泽东亲自陪同招待!从延安回来后,他和共产党军队的合作更为默契。

父亲到卫立煌部队报到后,被派在卫立煌司令部任作战部少尉见习参谋,工作努力认真。卫立煌非常器重从军校分来的年轻军官,认为他们年轻、有为、爱国,将来是有用的军事人才,国家的希望!所以,父亲在卫立煌部队提升很快,不到两年就从少尉见习参谋晋升为少校参谋,是军校十二期同学中晋升最快的几个人之一。父亲在上海中学读书期间,就深受抗日爱国思想的影响,因此作为一个进步青年,在陈的宣传影响下,父亲完全接受并赞同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统一战线的倡导,特别是看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更深信共产党是真正的抗日组织!

卫立煌从延安访问回来后,找来后勤部负责官员,特批八路军步枪子弹一百万发,手榴弹二十五万颗,牛肉罐头一百八十箱,清单一出,后勤人员傻眼了。当时父亲正担任卫立煌部队的军需官,他利用职务便利,凡是卫立煌清单上批发给八路军的物资,一律开绿灯尽数发放!因为卫立煌拒绝与共产党发生摩擦,被指责为偏袒八路军。军、中统特务系统收集“卫”的“通共”材料上报,由此蒋介石对“卫”产生怀疑和不满,1941春命令其到重庆述职。

卫立煌在去重庆述职前,特别安排父亲和另一军校同期好友叶祖颂(以下简称叶)一起去重庆报考国民党陆军大学进一步深造。由于受地下党陈其五的不断宣传:在“论持久战”、“西行漫记”等著作和书籍中,均宣传共产党如何积极抗战、追求国家兴旺、追求真理、追求正义。对于象父亲和叶这些向往中国强盛的年轻人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于是,在去重庆途中路过洛阳时,两人去了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要求去延安参加抗日。当时,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主任袁晓轩接待了他们。不过,最后父亲和叶去延安的计划并没有实现。第一:办事处主任确定不了他们两人的真实身分和意图,不能轻易转送他们去延安;第二,考虑父亲和叶如果真心诚意投奔共产党,将来作为潜伏人员对共产党更为有利。所以袁晓轩要求父亲和叶仍去陆军大学学习,以待今后有机会打入国民党军队高层。于是,父亲和叶继续赶赴重庆,参加国民党陆军大学的入学考试。

众所周知陆军大学是中国近代唯一的一所最高级别的军事学府。但陆大的入校并非易事,难以考入,称为“铁门槛”。父亲和叶经过初试和复试的重重筛选,终于如愿以偿,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考入陆军大学,成为陆大第十八期学员。但天有不测风云,1942年初,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主任袁晓轩叛变,投靠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供出卫立煌和陈铁向中共靠拢的事情,还出卖了80多名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父亲和叶也在其供出的名单中。庆幸的是,父亲和叶当时在洛阳办事处填表时没有提供他们真实的姓名,只有姓和名中的“字”。被袁出卖后,父亲和叶被军统软禁。军统在审问时,父亲和叶矢口否认一切。

后来，时任国民党甘肃财政厅厅长的父亲的四姐夫陈瑞（早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以全家财产和生命担保，同时军统也拿不出具体的证据来指控他们两人是共产党。于是父亲和叶被软禁了一段时间后，最终被释放，仍回陆军大学继续学习。

两年后父亲和叶从陆军大学毕业（一般陆大学制为三年，但在战争期间，学制缩短为两年其中取消暑假）当时社会有这样的流传：象清华、北大、交通等大学以及教会办的协和、湘雅等医学院，包括陆军大学在内，入校考试非常困难，称为“铁门槛”。但这些学校，一旦考入之后，又等于端上了“铁饭碗”。所以说，在旧军队能考上陆大，就象“天之骄子”。但1943年8月父亲从陆大毕业，却坚决要求上前线。因为他深感如果再不下部队上火线，实在愧对历次会战中为国牺牲的他的同期英烈们。最终父亲被分派去93军，委以搜索营中校营长，随即开赴前线，参加了“桂柳会战”。

日本侵略者继“豫中会战”和“长衡会战”后，又在策划“桂柳会战”：打通“大陆交通线”进入越南及东南亚各国，并企图摧毁布防在桂林、柳州等地的美国空军基地，以防止美国飞机由这里起飞轰炸日本本土。1944年8月日军攻陷湖南衡阳后，即由湖南、广东分兵向广西进犯，于是“桂柳会战”爆发了。日军调集了大批精良部队，在整体作战上几乎达到了作战目标；而国军因兵力严重不足：国军10万对日军15万，并且在人数和装备素质方面都居劣势，又因缺乏战场上的统一指挥，最终因敌众我寡，日军终于先后攻陷了桂林、柳州、南宁等城镇。

但是在“桂柳会战”中，中国军队的奋勇抗敌，彰显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桂林保卫战中，桂军2万多官兵几乎全部和日军拼光（包括战死和被俘的），数名高级将领在内的官兵2400余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第131师少将师长拒绝撤退，在阵地拔枪自尽，忠烈殉国！桂林守军在孤立无援，失去统一指挥的情况下，与近10万装备精良的日军血战13天一直战斗到桂林沦陷。实为可歌可泣！

当时父亲所在的中央军93军，也是“桂柳会战”参战的主力部队之一。在开往广西前线之际，卫立煌曾想调父亲去他的远征军司令部任上校课长，父亲却毫不犹豫放弃了。他对93军军长说：“我现在如在火线上离开93军去卫将军部队，不就是战场上的逃兵了？我决心拼死在战场上！”这番豪言壮语再次表露了父亲一贯的爱国热忱和报国真情。

父亲是全军营长中唯一一位陆大毕业生，在这次会战中，父亲带领只有三百多人的93军直属搜索营，必须执行军部的各项命令：

- 1) 在全军正面防守战斗时（如大榕江保卫战）搜索营作为部队侧翼要阻止敌军从侧面绕到军部背后偷袭大部队；
- 2) 在全军前进时，该营要作为先头部队去搜索前方敌军动向，保证大部队安全进军；
- 3) 在全军后撤时，又要作为断后，阻击敌军，保证大部队顺利

撤退……等等。

父亲每接到一个新任务，总要身先士卒，到第一线勘察地形，并做好后退到第二线位置的充分准备；搜索营面对的是装备训练精良的十倍乃至数十倍的日军。父亲非常清楚，只有采用灵活机动的作战战术，迷惑敌方，唯有智斗，才能以弱取胜！例如，在他担任部队侧翼防守任务时，常常利用夜幕做掩护，主动出击扰乱日寇后方，使正面敌军夜间无法修整，且摸不清我军实力，不敢轻易发动进攻，拖延双方对峙时间，起到保护军部主力全面作战计划的实施。

桂柳会战自1944年9月10日开始至当年12月10日结束，整整三个月。父亲曾回忆说：“当时连续多日淫雨连绵，国军无雨具，日夜裹着湿漉漉的衣服，加之给养不济，空腹行军作战，军情紧，也顾不得泥浆水洼，倒下就睡着了。不少体力耗竭的士兵，倒下后，就再也没能起来。”在“桂柳会战”期间，父亲经历了极其艰苦的战地生活，得到了战争的洗礼！后来荣升为新八师22团中校副团长。

1945年9月，中国人民迎来了八年抗战的胜利！但是抗战刚结束，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就乘机大发“战争财”。大搞所谓的“五子登科”：房子、车子、女子、金子、票子，个个都赚了一个盆满钵满。父亲是个妒恶如仇的人，对于这种官场的贪污腐败，极其反感和憎恶。自日本战败投降后，东北即刻成为国共两党两军争夺的焦点；1946年6月在中原地区，国共之间大规模的内战全面爆发了。父亲因为坚决反对内战，所以抗战胜利后就申请回到陆军大学担任战术教官。在此期间他曾积极准备报考美国西点军校，争取远离中国纷乱的内战战场。父亲在进入西点军校前的各科考试成绩优异。但遗憾的是，在体检时，他正好患了“偷针眼”（即医学名字‘麦粒肿’）被美国军医误认为是“沙眼”，属于体检中不得录取的一种传染病眼疾。故父亲无缘出国，只得继续留在陆大做教官！

抗战刚胜利，中国人民在一片兴奋的欢呼声中，渴望和期待着能够在和平的环境中重建家园，医治战争创伤，把中国逐步建设成一个独立、民主、统一、富强的现代化国家，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压和奴役。但事与愿违，随着内战的进行和扩大，国民党政府的军费支出迅速上升，从而加大了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搜刮。国统区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人民生活于饥饿和死亡线上。此时，货币发行量为战前的1万倍，物价上涨6万倍。引起了广大民众对国民党的强烈不满，从而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加速崩溃！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从重庆还都南京。1946年5月陆军大学也随之陆续迁回南京继续办学。父亲于1947年才从重庆回到南京。其间目睹了国民党政权的日趋腐败：官员们对民脂民膏的大肆掠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以及全国上下学生的罢课抗议游行和各界人民的声援活动，特别发生在南京的学生请愿和军警发生的暴力事件，处处激起父亲的同情、愤怒和爱国的正义感。

此时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秘密活动非常频繁。1948年，父亲原上海中学的同学王孝达（已是中共地下党员）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指示，设法找到父亲，要求他争取打入国民党的军机部门，因为父亲作为黄埔陆大的毕业生，又是陆大的教官，具有非常优越的条件。父亲这几年也早已看透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官场的勾心斗角……于是父亲接受了地下组织的任务，离开了陆军大学，设法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任警备司令部谍报处上校处长。

1948年春，在保密局毛人凤的操纵下，上海特务组织加紧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破坏，白色恐怖笼罩整个上海。所以父亲每天都是提着脑袋为他心中“自由、民主、和平的中国”的理想而在奋斗！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任职期间，父亲根据地下党组织的指示秘密将国民党长江江防兵力部署计划等重要情报提供给中共第三野战军，为解放军渡江作战及解放上海等地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上海解放前夕父亲随国民党军队和淞沪警备司令部撤退到杭州。不久在杭州撤退时，一份由蒋介石亲自签署炸毁钱塘江大桥的电报正好接在父亲的手里，恰逢国民党工兵连撤退前来报到，询问有没有重要任务要执行？父亲说“没有”，巧妙地把工兵连打发走了，从而确保了钱塘江大桥免遭摧毁，使解放军能顺利通过钱塘江大桥完成对国民党残余部队的追击和歼灭。为全国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9年5月，根据父亲在隐蔽战线中经受的考验和做出的成绩，经中共上海市委特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是父亲的潜伏生涯并没有结束。1950年初，父亲先被派往香港做对台统战工作。1949年蒋介石及其军队退守台湾后，一场国共之间的秘密情报战也开始白热化了。1950年1月，台湾中共地下党工委书记蔡孝乾被补后，供出了台湾省所有地下成员名单资料，特别是出卖了中共地下党成员：时任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的吴石将军，这就是震惊海内外的“吴石案”，其中六位坚贞不屈的地下党员被押到马场町刑场枪决，使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台湾遭受了灭顶之灾。

1951年父亲从香港秘密回上海接受任务：年底将和母亲被派往台湾做地下工作。因为父亲有不少军校、陆大的同学、学生和旧部的同事在台湾军政部门担任要职，对父亲开展地下工作十分有利。但是父亲意识到：此去台湾，不是凶多吉少，而是有去无回，充分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特地写了遗嘱：希望两个孩子好好学习，长大后成为国家的建设人才。临出发前（将由香港转去台湾）在与祖父辞行时，父亲告诉了祖父自己的真实身份。祖父是民主人士，在一次市政协会议召开的统战人士的聚会上，祖父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被一些人取笑说：你这么拥护共产党，怎么让你的儿子还跟着国民党走？当时祖父激动地辩解，最后实在无法说清，就说，“我儿子是共产党”。于是父亲的身份彻底暴露了，因而失去了在外活动的价值，当然更没必要去台湾送死了。1952年父亲就从香港被调回国内，结束了他的潜伏生涯。

当时父亲被派往香港做对台统战工作时按“副师级”待遇（是按照他在国民党军队任上校处长）每月津贴是500港币，但父亲因为住在香港他姐姐家中，他主动提出只需要每月津贴200港币为生活费（因为他不需要支付房租），这就为转业时以津贴数折算为“干部级别”待遇的依据。1952年父亲从香港回到上海，去第三野战军对台工作组办理转业手续时，接待他的一位干部对他说：“你将按照副连级转业，如果你对此待遇不满意，你可以到对面（台湾）去”！父亲听了那个干部的话非常气愤：“我参加革命不是为了当官、享受，我连自己性命都不顾，怎么会在乎什么级别？”

父亲转业后首先被分到上海对外贸易局，任总务科副科长。而后又被转到小学任校长，虽然在工作上兢兢业业，但是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使他不寒而栗！由于父亲的曲折经历构成了所谓的“历史问题”：黄埔军校、卫立煌军队、陆军大学、国民党部队、淞沪警备司令部，一直在国民党部队服役的经历。即使他曾满腔热血抗击日寇；解放前夕提着脑袋和全家人的性命为共产党收集情报，为自己追求的光明和理想而奋不顾身！可始终得不到上级组织的认可。因此长期以来得不到正确使用，一直被作为“内控对象”（国民党潜伏特务）来对待。

尽管如此，父亲对待工作始终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踏踏实实干好每一项上级下达的任务。在政治上，父亲是一个正直的人，没有说过假话，没有整过人，没有犯过极左的错误。始终是党内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是父亲始终与人民同心同德。譬如：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要求党员干部自动减粮，支援灾区人民。父亲主动提出减少自己的粮食定量：从原来的25斤/月，减至19斤/月。几年来硬是勒紧裤带，虽然瘦得皮包骨头，但他总笑说：“比起当年在抗日战场，比起现在的灾区难民，我们天天有饭吃，应该非常满足了！”

父亲对我们子女的要求非常严格，常告诫我们：要自强不息，要有出息，做一个正直的、对社会有用的人！

感谢父亲的言传身教，使我们子女们秉承了他的正直、正义的做人准则。

虽然父亲一生坎坷曲折，但是他对国家、人民始终忠心耿耿，他用他一生的欣慰表明了自己的清白和光明磊落的人品与人格，实现了他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历史不能忘记：曾经在日本侵略者铁蹄蹂躏下的中国人民，以及浴血奋战抗击日寇的千千万万的抗战英雄！

父亲年轻时从军报国奔赴战场的壮举，在我们的心中树立了一座伟大的丰碑！他是千千万万为保卫自己家园而奋勇抗战的无名英雄中的一员！父亲一生追求公正和正义，他的清风亮节的人品与人格，永远是我们和后代们学习的榜样，父亲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谨以我们最真诚的敬意，献给我们最爱戴的父亲！§



诗三首

柯晓明 67届初中

我躺在茵茵的绿草地上，
仰望天空，
只见蓝天白云，
轻轻飘过，无声无息。

我站在细细的白沙滩上，
面对大海，
只见海水茫茫，
白浪跳跃，奔腾不息。

我不知道，
应该像白云一样，
俯视红尘，飘逸而去；

白云，大海

还是像大海一样，
追波逐浪，喧哗奔腾。

天似穹庐，风吹云散；
我见过了云彩，
那只是过眼烟云。
大海无际，浪卷无形；
我听过了海韵，
那只是沧海泛波。



星空，月夜

繁星满天，
闪烁在幽蓝的夜空；
湖水低吟，
寻找你撒下的星光。

明月皎洁，
悬挂在宁静的夜空；
湖水浅唱，
追逐你撒下的月光。

隐退的星斗，
你呼唤晨曦的希望；
西沉的月芽，
你序曲黎明的曙光。

我仰望星空，
因为我搭到生命的脉搏；
我依恋月色，
因为我听到明天的脚步。



孤独
你是我亲密的挚友，
心扉敞开，陈年酒香；
你是我心中的情歌，
浅唱轻吟，温柔荡漾。

孤独，
就像是遥远的星空，
宁静致远，思绪飞扬；
就像是雨夜的诗歌，
墨香语絮，醉梦尘乡。

我会孤独，但我不寂寞，
因为有你身影的陪伴；
我会孤独，但我不害怕，
因为有我淡定的心房。

孤独，淡定

注：今天家门外来了
个高大上的朋友（说
实话，无至今不知道
她是什么鸟），每年这
时候飞到我们这里呆
几次，拣尽寒枝不肯
栖，寂寞沙洲冷。它总
是孤独地来，孤独地
去。它气宇轩昂，目不
斜视；它贵气十足，
淡定自如。



好孩子啊，跟我来吧

——章君立勋八年祭

徐宏亮 65届初中

歌之奇葩 人之奇葩

立勋爱唱的，是能唱出奇葩的歌，特别是出自同样身世飘零，却依然带给人欢乐或淡淡忧伤的舒伯特。八年了，同样的，我们该用同样喜感的方式来缅怀他——

雨前的衡山路，天色如薄暮时分，风卷起枯叶扑面而来。高个子的立勋搂着我这矮个子的肩，当街开唱：“好孩子啊，跟我来吧，我和你一起快乐游玩——”。他一边唱，一边左臂比划着，仿演着歌中情节，双腿左右交替着步伐，挟着我也一路之字形地前行，两人像两片树叶，在风中飘忽。

到了我家，他双手抱在胸前，俨然一派歌剧演员的范儿，眼神呈惊恐状：“父亲啊父亲，你听见了吗？魔王他对我说什么？”一旁站立的六弟笑出了声。

立勋愈演愈厉：“他头戴王冠，露出尾巴——”六弟笑得差点背过去。

“好孩子啊，跟我来吧，我和你一起快乐游玩，无数鲜花开满海滨，我母亲还有金边衣裳——”。六弟笑得泪流成了两条小河。

嗲苏州的初劫

立勋系教工子女，父亲章寿朴早年游学德国，在西门子供职，后来校教物理，擅长电机技术。母亲是沪上民国以来最出名的中医泰斗恽铁樵的关门弟子。

立勋极富语言天分，午休结束走进教室，他总是面对全班，微微颌首，一口浓重的吴侬软语道一声：侬哈欧！从此博得“嗲苏州”的雅号。他全班第一个开始问津第二外语——法语。至于英语发音，他总有一反常态的独到处理。例如“the little swallow”，常人普遍用平调，他偏在名词前一音节开始陡降陡升，用奇特的升降调念出，效果比刘光坤老师的还显得华丽花哨。如此“洋派”，他难逃“木秀风摧”的规律。时至中三，偶有人说起香港，他插了一句：那里经济还是蛮发达的。不巧被一位正填报志愿书的同学听到。那次审批会，作为要求进步的立勋当然在座。该同学叙述着自己追求进步的过程，及至陈述个人表现，可望加分的“华彩乐段”，他语锋一转，陡然爆料：“我班章某同学向往香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猝不及防，立勋顿时目瞪口呆，他不可能想到，他的高中位育梦就此破灭了。

六十年代后期，我们常在嘉禾处相聚，结识了出身文学

世家的学生标兵——孔海立。多年来，国内文艺界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及杜布罗留波夫理论为圭臬，文革期间遭批判。海立在立勋央告下，对此类理论作了一番介绍。不料立勋脑中顿时充满了电光火石般的灵感，决意提笔写一部以文革为背景的中国版的《战争与和平》，以此启动他的文学梦。

雪如梨花向风泣

69年冬，立勋报名赴吉林梨树插队，白雪加梨花，想象中这是冻土上最充满诗意的地方！我，致极与66届中三（5）班的好友梁知为他摄影留念。他乐呵呵地掏出红宝书，身披绿大衣，头戴翻皮帽，根本不知前方什么在等着他——衬着他的钩鼻翘颌，活像一员出征的哥萨克。

在东北的冻土上，他历尽严酷劳作的磨练，挺了过来，工余时间还是笔耕不辍。

70年代初，立勋返沪途中在我工作地泰州小住，难得一份闲暇时，也似乎在考虑什么革命文艺中爱情描写的处理。朋友群里有人提醒：此类“突破”依然风险重重。

万万没想到，返回吉林后，种种担忧宿命般地立时成真！根据队部接到的检举，知青点有人宣扬文艺黑线，制造毒草，立勋被五花大绑捆在树上，狠狠抽打——。深夜，可想而知，落雪大如梨花，冤屈般地在风中哀泣——他趁看守不严，只身逃到车站，爬上煤车直赴长春，按他后来信中的说法，“当夜省告！”

一场惊心动魄的迫害风波终于过去，事后嘉禾曾嗔怪海立误导了立勋。其实，一个谨言慎行，仅像词条一样阐述了一种理论；另一个有些从心而矩，但只是从“正面”为时代立传。荒唐年代，区区青年，动辄得咎！

异域深浅

70年代后期，政策松动，立勋获准返沪。但城市拿什么来接纳这个游子呢？他茫然地写着：“宏亮，我要回上海了，扫垃圾，倒马桶——”。幸运的是，后来他在乌中菜场附近谋到一份修自行车的差事。

1978年，立勋考入上海中医学院，四年后坐诊龙华医院，俨然克绍箕裘，继承母业。两年后，婚姻失败，遂倦于医道转行入最高人民法院任翻译工作。1989年，怀揣攻读法医的梦想，准备负笈西游。临行，他将所有往来信件全交付与我，大有一去不还的意味。然而，一看见我身旁只有六岁的犬子，舐犊之情油然而生，竟提出收养，携之同赴北美。

甫抵美，导师就给出忠告：法医职业领域，是不对华人开放的，学成之后，前途难卜。立勋只能回归专业，在全美各中医院校谋求教职。在大洋彼岸，他一个学期一个学期，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应聘，几乎都不是长期合同，职业不稳定，有时不得不投奔陆致极、杨正心、朱振国及吴本荣等老同学。

盼失联的你归来

回想与金展国同学的点滴交往



钱扑 64届初中

多年前，中五（3）班陈怀谷发给我他回忆金展国文章的首稿，读后不胜唏嘘和感慨；最近，蒙张龙华同学向大家转发此稿而又得以重读，更触发我对一位善良无辜的少年学伴的怀恋。都说“一人向隅，举座不欢”，在毕业50年后重聚的今天，我情不自禁地格外思念这一远离大家的孤独身影，祈盼有朝一日他能回到我们中间。

记得中一开学没几天，蔡惠芳老师在课堂上评点暑期作业的完成情况，向大家展示了某一位同学写的大楷和提交的作业本。举眼望去，那一个个毛笔字工整挺拔，与我们临摹的楷帖几乎没有差别，再看他的算术语文本，书写清晰，格式规范，每个字像刻出来一样，竖点勾捺笔笔到位，眼见是个读书

一丝不苟的好学生。当时刚进校，彼此之间并不相熟，后来才知道，那是一个肤色白净、笑起来有俩酒窝的腼腆小男孩，他就是金展国。

那时我曾担任中队组织委员，有天大队部给了我一份我班少先队名单，我逐一核对后发觉没有金展国，正好遇见蔡老师，便问她：

“少先队名单里怎么没有金展国，是不是大队部漏掉了？”

“哦，”蔡老师顿了顿“他没有参加过少先队呀！”

“这怎么会呢？”当时我们虽然年少，但几乎每个人都把入队看成一桩很神圣的事，除了极个别受过处分的孩子，一般都没有例外，何况金展国肯定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他们是信教的，不主张他入队。我们国家允许宗教信仰自由，你就不用去问他了。”

至此，尽管与金展国没讲过几句话，但在我心里，他身上似乎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

与金展国发生真正的接触是在中一上半学期的一个下午。那天是体育课，我因感到头昏脑涨向老师请了假，金展国不知什么原因也留在了教室里，记得他坐在靠窗的一排，我在

赤子心 诚可咏

日子过得窘迫凄苦，可贵的是，一颗悲天悯人的情怀，始终未泯。在朋友宴请席间，巧遇何祖明，曾说起一次他车载立勋途中，瞥见一位穷人在街面艰难地前行。立勋大动恻隐，极力劝请祖明说：这人太可怜了，带他一程吧。通常情况下，立勋本身是受助人，不该提出额外要求。祖明回顾时，盛赞立勋说：“这样的人，现在很少见了！”

其实，他俩都怀揣一颗赤子之心，声息相通，同气相求。

而就是在这种处境下，立勋四处托人寻找国内的帮困对象，从微薄的收入中抽取资助困难学生，继续学业。他想起父亲曾为校办厂改进一项电机工艺，收到上级颁发的一笔奖金，几次与校方洽谈，成立助学基金。

相见时难

2001年，阔别12年的立勋终于回国省亲，正值周嘉瑜也返沪，李振康提议中四（2）班与我们老六班一并相聚。立勋由汪大燮陪同前往。在龙华花园饭店，顾洪祥与我在座。午间，陈茵专程从看护住院的父亲身边赶来，一开始就笑谈立勋的苏州话问候语“倅好！”临别我们合影留念。

2002年，他公差再度来沪，是日，我召集了谢蔚文、刘陈田、陆志明、陈茵、何米米，毛宗元联络了徐瑾，我们在天平路一家小馆一酌。翌日，我约梁知、刘德胜到寒舍作陪立勋，还专门邀请孙漪老师一起欢聚。正是秋高气爽时节，

内人从金山出差捎回新鲜大品种鳊鱼与大闸蟹，为我们下厨。那天，是我们相识以来，罕见的，立勋最高兴的一天，他连连到灶台前向内人道谢。

四年后，他辗转访问并小住在陆致极、薛嘉禾、杨正心、朱振国与吴本荣家。此时，他已身患重症，几次一人在外发病，致极获电驱车送他入院。

2007年，梁知电告立勋离世的噩耗，我顿觉心头重重一击。

阿·马·彼什科夫在悼念乌克兰作家米·米·科丘宾斯基时写道：“美丽的不常见的花谢了，亲切的善良的星灭了。”我一个人躲在盥洗室痛悼立勋，午餐时，终于忍不住，当着妻儿的面，泪涌如崩连叹“太罪过了——”

是致极，见了他最后一面，偕同友人出资受领了他的骨灰，免得作为孤老遗骸，送到无名墓地。

时至今日，一想起他，耳畔总想起这几句歌词“让我们相见，我又看见——”“好孩子啊，跟我来吧——”

科丘宾斯基说：“人是世界的轴。”按北方话说，立勋是够“轴”的了。可他宅心善良，急公好义，热情如火，一生为彰显人的尊严而抗争，他是老六班的轴。

“好孩子啊，跟我来吧，我和你一起快乐游玩，无数的鲜花开满海滨——”

在生命的彼岸，立勋，你真看到了开满鲜花的海滨吗？

§

靠墙一边，彼此也没说什么话。我趴在桌上，只觉得浑身发冷，头脑像要开裂似的疼痛，一阵阵地眼冒着金星，顿时一种莫名的恐惧袭上心头，便抽泣哭了起来。这时只见金展国轻手轻脚地走到我跟前，两手撻着我的肩膀，细声细语地问我：

“你怎么了啊？”

“我人难过得要命。”

“不要紧的，我去找老师来。”他仍然轻轻地走了出去。

不一会，蔡老师走进教室，后面跟着金展国，他在旁看着我，眼里闪过一丝紧张和不安。蔡老师摸了摸我的额头，说道：

“哎哟，你额头这么烫，烧得很厉害啊，我送你回家去吧。金展国，你快点帮他理一下书包。”

我站了起来，金展国很仔细地把书和作业本放进我的书包，扣好扣子。蔡老师便一手提着书包，一手扶着我，走出校门，在复习中路拦了辆三轮车，一直送我到家里。

这件事虽然不起眼，却深深镌刻在了我记忆之中。使我不能忘怀的，是蔡老师抚摸我额头时充满关爱的大手，还有金展国那双温暖的小手。

过了一个学期，我和其他同学渐渐相熟起来，但与金展国，也许由于他天生的不合群性格，终究没能讲上几句话。直到有一次，大概在中二下学期的某一天，我们俩居然十分投缘地说了许多话，并且还互约造访彼此的家里，而其直接原因竟是因为京剧。

那天记得是在操场上，金展国走过我身旁突然哼起了京剧的几句唱腔，我一听觉得十分耳熟，那是马连良唱的“甘露寺”中的经典段子“劝千岁”，因为父亲也曾迷过京剧，家里还存有不少京戏老唱片。于是我对金脱口而出：

“你唱的是不是‘甘露寺’，马连良唱的？”

“啊，你怎么知道的？”金不无惊讶地看着我。

“这是有名的唱段，‘劝千岁，杀字休出口’，乔玄把刘备手下的大将都点到了，”我很得意地卖弄起来。

“你也很喜欢京剧吗？”金好像发现了知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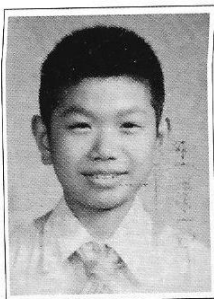
“我不怎么样，我父亲喜欢京剧老生戏，收集了不少马连良的唱片，我记得家里还有本记录京戏名段子的书，叫‘小戏考’”。

这时金展国好像有点触动，踌躇了一会儿，便怯生生地问道：

“我想到你家来听听唱片行吗？还想看看那本书。”

“没问题啊，就这个礼拜天吧。”

于是在接下来的星期天早晨，我等到了金展国的到来。那天他穿戴整洁，一付上海乖小囡过新年或走亲戚的模样。



钱扑



金展国

我们在一起对照着《小戏考》中的折子戏文，听了马连良的许多唱段，像“借东风”“空城计”等，当然还有“甘露寺”。整个过程中，金展国十分专注，几乎不多说什么话，显然他对京剧有着浓厚的兴趣，不过他言谈举止一直不太放松，使我隐隐感觉到，他在陌生环境中有种无法摆脱的局促与拘谨。而其出现明显的紧张乃至慌乱的神情，却是在我的姑婆踏进门来试图友好地与他寒暄之时。

“你这个小囡没来过，叫什么名字啊？”

“你家住在哪里，离这儿远不远啊？”

“……？”

金展国站起身来，脸胀得通红，怯生生地一一作答，声音轻得几不可闻。这时我耐不住了，冲着姑婆一顿喊：

“人家小朋友来玩，你多问什么呀？！”姑婆笑着拍了拍金展国的肩，把他按回到椅子上，径直走了出去。

金展国朝我尴尬地抿嘴一笑，如释重负。

至此，金展国又给了我新的印象：他是个胆小的、敏感的、怕受伤的但又是懂规矩的男孩。那天他问我借了《小戏考》回去。

过了没几天，某日下午放学后，金展国拖我去了趟他家。

他家坐落在复兴路和嘉善路相交处，是一个临街的房子，旁边像是烟杂之类的小店铺。在一所窗门紧闭的房屋前金停下，对我说他家就在这里但必须从隔壁另扇门进，说罢用手指了指窗上的一块硬纸板，上面用工整的仿宋体写着：金宅朝左进。

这时已入黄昏，暮霭沉沉，我跟着金展国进了屋门，里面灯光昏暗，四周更是静悄悄的，心里不由涌起一种神秘的感觉。他带我由外间走入里间，所到之处一切物件都堆放井然有序，连桌上的书籍、本子都叠得没一丝凌乱。在这样一个整洁安静得近乎肃穆的环境中，大声说话或任意谈笑都显得不合时宜，一股无形的力量将逼迫你心无旁骛地投身自己的学习工作中去。因此我明白，金展国的一丝不苟就是从小在这样的氛围里历练而成的。

这时我注意到，里间靠墙放着一张小写字桌，暗淡的台灯映照下是一位瘦瘦的中年男子，他正在伏案写着什么。经金展国介绍后我得知是他父亲，他友好地向我微笑一下又忙于他的工作了，其体形相貌似与金展国十分相像。

我们俩简短地聊了几句，然后他拉亮了头顶上的电灯，这盏灯光秃秃的没有灯罩，长长的电线从天花板挂下来，支光不太大，所以屋里还是暗暗的。这时金展国笑着问我：

“你知道我的近视眼是怎么得的？”

“是看书，写字？”

“不，是这盏灯闹的，”

“那怎么会？”

“我母亲讲，我小时候躺在床上，没什么玩的，眼睛就老盯着这个灯看，时间久了，就变成近视了，”他朝我有点歉然地笑了笑。

那天我匆匆告辞出来，一路上觉得有点沉闷，总感到金展国家与其他的家庭不太一样，好像缺了点什么。

然而，随着人的不断成长，金展国渐渐活跃了起来，他也在努力克服自己离群的习性，并试图引起大伙对他的关注，当然是用他自己独特的方式。

记得一次语文课，老师请几位同学用自己的话上台复述一段情节，其中有金展国。看得出那天他做了精心的准备，整个复述要点突出，生动而完整，老师作了极高的评价。接下来，就在金展国从讲台走下来之际，他匪夷所思地做出了一连串滑稽可笑的动作。只见他学着京剧中老生的出场方式，很慢地踱着方步，头一摆一颠地，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而他自己也颇为陶醉，好像得到了巨大的满足。

由此看来，金展国还确实是个可爱的人。

进入中三后，毕业升学考日益临近，每位同学都把全部精力投入紧张学习之中，并且随着当时政治空气的渐渐升温，还会在内心隐隐觉得，这种考试多少会与自己的前途挂起钩来。在这样的氛围下，我与金展国自然都无暇顾及读书以外的事，也就渐渐疏远了。

清楚地记得，再一次与金展国发生接触，是在我高中考入外校后的第一次返校日。那时，从小一路顺风的我似遭到了从未遇之坎坷，而不谙世事的我们却又哪里知道，日后随着阶级路线的极端化推行，种种精神重压、不公平对待及由此带来的内心愤懑和沮丧将接踵而至，相比之下，这实在算不得什么事了。那天我几乎没说什么话，神情怏怏，只盼着早点结束。这时感到有人两手从后面扶着我的肩膀，还没等我回过头去，就近着我耳朵轻轻地说了三个字：

“一样的”。

最后这个“的”他发成“叠”，学的是政治老师师正直的家乡口音，因为大家觉得他的乡音有趣，男孩子少不了都学着玩玩，金展国更是语言模仿的高手。

我知道是金展国，笑了笑，心里却淌过一丝感动。就这简短的三个字，让我始终难以忘怀，至今想起，心中仍泛起阵阵暖意。

可见金展国确实还是个善良的人。

文革风暴骤降，大潮席卷之下，几乎鲜有家庭能幸免于难的。这时我与金展国已分校，二人没任何的来往，但时不时地，我也会想起他来。因为从破四旧、一打三反到清理阶级队伍，家里遭抄，父母批斗，流放干校，自己被父母单位

叫去办学习班等等，这些对我已逐渐引为常事；而金展国及其家庭，在我想来，其恪守的价值取向恐怕不时会与我们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背道而驰的，在那人鬼不分的年代，无疑会被划归为“阶级敌人”一类，又如何能逃此劫难呢？

果不其然，传来了他与哥哥站在台上遭到批斗的消息。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在自己学校他本人不仅被斗，还遭到无人性的毒打。据旁观者回忆，他被打得皮开肉绽，声声哀叫，其惨状不忍听闻，不忍目睹。试想，一个才16-7岁的孩子，一个文静羞涩、循规蹈矩，从不冒犯他人的学生，犯了什么逆天大罪要遭此毒手？而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施暴者竟然是一路伴随成长的同窗，可见文革把人性扭曲到了何等丑恶的程度。

再次见到金展国已是在14年之后了，可那次邂逅今天想来颇有点戏剧化，其结果是：相见却未相认，硬生生错失了一次使我至今懊悔不已的重聚良机。

那时我经过十年马路工生涯刚进入大学，人生有种脱胎换骨的感觉。记得是一个夏天的午后，我在淮海路搭上42路车回家，车子不算太挤，我注意到有个人在慢慢向我靠近过来，站定后打量了我好久，便问道：

“你是不是叫钱扑？”声音有点怯生生的。

“是啊，你是……？”我这才仔细看了看来者，只见他高高瘦瘦，穿着件洗旧的短袖白衬衣，一条蓝长裤，引人注目的是，他带着副当时较时尚的秀琅架眼镜，但眼镜虽宽大却难以遮掩镜下一张苍白无血色的脸，一阵风吹来，更显出他的羸弱身形。我努力在记忆中搜寻，却怎么也想不起这人在哪儿见过。

“这位师傅，你是不是107施工队的……？或者是公司后勤的，对不起，我实在一下子认不出来了。”因为我们市政施工队流动性极大，十年中转战南北，跑了十几个工地，所到之处与附近的厂家、地区交往密切，而且有时几个施工队连同作战，我认识的朋友三教九流，各个层面都有。当时依稀想起，107施工队配料间似乎有个这样的人。

“哦……？”对方没直接回答我，却有点狡黠地微微一笑，说：“你不记得我了？再想想看。”

“我真想不起了，你看，我快到站了，你就自报家门吧！”我两眼直视着他，希望他别再兜圈子了。

“你还是住在建国路吧？”他不理我的茬，仍是慢悠悠地问我。

“对啊，我还住老地方，你是哪位啊，就直接说了吧。”这时我稍有点不耐烦了，因为十年来在工地上大家都直来直去惯了，很不适应说话拐弯抹角或忸怩作态。

这人笑了笑，摇摇头，仍不吱声。他毫无意义的磨叽好像有意在耍玩我，我有点恼了：

“这位师傅，我快到站了，你这样拖着有意思吗？”



悼念张嘉荃老师

黄士辉 62届高中

各位校友：

大家好！昨天我与几位位育的老同学一起参加了我们原高三（6）班老班主任张嘉荃老师的追悼会。

张嘉荃先生是 24 日因心臟衰竭肺积水在上海电力医院过世的，享年 93 岁。

那天早上上海特别热，气象预报是摄氏 38 度以上，就连地铁一号线都因高温故障停运了一个多小时，但同学们还是设法通过各种途径从四面八方及时赶到了龙华追悼会现场。张老师一生可谓全身心地献给了位育的教育事业，她没有结过婚也没有子女。所以除了她娘家的亲友，送她最后一程的大多都是她一生培育的众多位育学生。我们与张老师可以说是相识半个多世纪了，一直相处融洽，但对于她个人以往的了解实在是乏善可陈，除了文革中道听途说，指她历史上曾为三青团员外。好在位育中学到场领导的悼词写得很好，让我们这些她的老学生对自己老师又有了不少新的了解。

张老师是 1946 年从圣约翰大学化学系毕业的。这样的老科班出身如果在中国大学里肯定也可以当上教授了。但她在中学教学认识我们几十年，从来没有介绍或炫耀过自己的学历，我这也是第一次听说。她 1954 年就到了位育，以后一直没有离开过这所名校。位育是她热爱并奉献了自己青春的难忘之地，但也可以说是她文革遭受非人折磨的

伤心之地。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文革后退休了的她还坚持坐班车天天赶到郊远的位育新校址去做化学教研组顾问，辅导新老师。岁月，一直坚持到她 83 岁那年腿摔断为止。那些年她心臟不好，先后多次晕倒在去学校的公共汽车上，讲台等不同场合。她一生简朴清贫。虽然一辈子没有享受过普通人差不多都有的家庭与子女的天伦之乐，晚年又摔断腿，得过癌症，可以说对她是老天不公，命运坎坷；但叫人想不到的是，我们从来没有见她情绪低沉抱怨过，从来没有听她说起过文革以往的那些不堪人与事，相反她总是要我们感恩，向前看。她一生与命运相抗争，身体不好，但她八、九十高龄天天风雨无阻到中山公园门口去打拳。我以往去探望她，带些小礼物，她总要找些东西回送给你。她每年过年总要给我们这些老学生寄送她自己拍的不同花卉照片作为贺年卡，教师节给位育同事寄送花卉照片作为问候，年年如此，以鲜花表达她的祝福心意。前几年我每年去看她时，总是会给她在家随意拍几张相片留念，她叫我印好后，会很高兴地拿去分送给自己亲朋好友。虽然我技术不佳，也只是一台傻瓜相机，但照片中的她虽说满头银发，细看岁月沧桑也在脸上留下了众多的斑斑点点，但每张照片看起来都是目光炯炯，充满了慈祥喜乐，看不出有一丝老迈衰弱的迹象。我以往想过不少次，到底她会有什么样的信仰心态，可以支持她度过这么不平凡的一生？悼词里没有说她是某某党的优秀党员，所以我只能想也许她就是 God 的女儿，才会有这样的大度气量，睿智通达，乐观开朗，毅力斗志，每每叫我们这些人叹为观止，自惭形秽。

虽然她以 93 岁高龄离开我们，但追悼会上我总在叹惜这个人世间又将少了一位难得的真正好人！

上面是个人的一些触景观感，很想写出来，与自己的位育校友朋友们一起分享。§

可他还是瘪着嘴不开腔，只是下意识的朝我闪过一丝笑，我注意到他的笑有点勉强，有点凄然。

这时汽车到站了，我对他几乎是吼着说：

“现在该说了吧，我马上就下去了，要不就白白丢掉这次机会了。”

也许是最后这句话对他有些触动，就在我走下最后一级踏板车门尚未关上之际，他丢下一句话：

“我的姓是你的姓的一半。”

是我的姓的一半，那不是“金”吗？因为人们称“钱”为“金戈钱”。啊！是金展国，我恍然大悟！这时 42 路早已关上门，扬尘远去了。

这次邂逅终究未能相认握手，当然责任在我，怪我眼拙，但金展国啊，你的金氏幽默也太迂腐了点吧？

从这之后，就再也没见过金展国。辗转传来各种有关他的消息，有说他在“前进”教英语，有说他在某厂的培训部当老师，后又听说他去了美国，最近又听说他在纽约，总之有关他的行踪，我还时在念中，想必他现在一定过着他向往的生活，平安而喜乐。

其实，文革劫难，我们这代人几乎都深受其害，要说不幸，也是各有各的不幸，这是一代人的悲哀。一别 50 年，我们如今都已渐渐老去，当年的同学如能再度握手将是何等的快乐！好在大家都身处即时通讯的时代，天涯若比邻，因此虔诚地祈盼金展国能有幸读到这篇小文，想起我这个曾经的少年朋友，并能一朝一日回到我们中间。

—钱扑 2015 年 2 月 15 日 §



朱邦毅老同学走了

石洪基 66届高中

朱邦毅老同学是去年十月份走的，但他的音影还是不时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人老了，忆旧，怀旧，对熟悉的人更难忘记。

邦毅近几年多病，但我每次回上海，几乎都能见到他。病，也就是现在国内常见的“高血压”，“高血脂”或者“心脏病”，年纪大了好像有点免不了的病。现在老同学见面，不像以前，谈子女求学，谈房子，谈炒股；现在谈的是健康，是怎样活得更长久。我和邦毅也谈健康。他诉说他的健康状况，他的病因，自我感觉，饮食习惯，娓娓道来，旁征博引，颇具自信和说服力。我们谈论这些，如同讨论一个医疗健康的主题。尽管它与我们相关，但只是停留在一个谈论的主题而已。我尽量鼓动邦毅多动动，有机会到处去走走。他也同意，但表示出远门，坐飞机有困难。我去年五月见到他时，他尚能出门相见，虽然显得虚弱。我们分手时也只是止于互相叮嘱“保重”，和要“这样”，不要“那样”的祝愿和道别。想不到他的病发展得这么快，竟就此撒手而去！

在我们这个年龄段，看到周围的熟悉的人逐渐一个一个地离世，是会想得“多一些”的。记得好多年前，我曾与老同学秋怡说起人的一生起伏跌宕，有无规律可寻？这好像有点不知天高地厚，能找到这样的规律？秋怡说，她相信人生是个“常数”。我质疑：是常数，就是存在的，就有可能找到，是吗？我更愿意相信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就不成为“常数”了。但是随着这么多年的练历，我动摇了。对每个人来说，这好像是存在一个“常数”了。有道是“人算不如天算”！天是能“算”出来的！这还是“有根有据，很科学的：细胞的端粒体的长短，人的生活过程，遗传因子，偶然事件的概率……等等，等等，通通加起来，“亨白浪当”加起来，很可能就是个“常数”。各种因子相互作用，此消彼长，却总包含在这个“常数”划定的圈子里。老同学邦毅很可能很早就明白了此中的奥秘。他曾对我说：我只要能活到七十的寿命足矣。想不到一语成谶！邦毅比我清楚，他先认识了这一点。

人生是什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是朦朦胧胧的。那

些西方的哲学家，思想家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答案，但基本都是悲观的：“人生是一场悲剧”，“人生是痛苦”，是一个延缓的“死刑判决”。现在看来，这样的说法不无道理。人总要死去，活着只不过是死亡的推延。人从一生出来，就在为此作斗争，活着的过程，就是一个作“减法”的过程。当这个“常数”减为零时，就是结束。所以，面对这样一个终极归宿，主动，乐观的人和消极，沉沦的人的反应完全不同。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人，还没有受此思想的影响；年龄大的老年人则会对此有更深入的理解。

邦毅完全领会这个道理，所以他把他的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上海华东理工大学，任劳任怨，扶持后进。他对我说：现在已不是我们再往前，再占位的时候了。应该让年轻人上去，我们在后面出力相帮。他在学校担任的是副职，干的都是实事，连假期都蹬着自行车去上班。邦毅由此也得到学生们的爱戴，甚至深情地称呼他为“干爹”。在那个时候，他的健康已出现问题。他告诉我：蹬车时有踏在棉花里的感觉，是一种“帕金森氏病”的征状。但他没有退缩，就此不干。他选择了多“输出”，做“减法”。邦毅选择更多地付出，那怕“常数”的到头！邦毅又曾说起，他担忧的是他的母亲难以承受他“走”在她前面。我闻此，默默以对。如此透彻的思考，我还能说什么？



朱邦毅一家四兄弟，四个“光郎头”，全部都在五十一中学，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了。老师同学都称道不已，即使现在，也应该都能回忆起此事。记得在六五年下半年，邦毅的小弟也进了五十一中学，此事曾轰动一时。六八毕业分配时，邦毅分到牧场。摸爬滚打了十年，未曾磨去他的锐气；一朝松绑，考大学，留校当教师，当教授，当院长，一飞冲天。这充分展示了他的才能，也是他们家的家风。这一切，也离不开五十一中学的培育，教导。

五十一中学的学子，对此都深深体会，铭记在心。中学阶段，可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它将一个稚气未脱的小朋友塑造成一个志向明确，各方面基础扎实的青年。五十一中学曾经是这方面的高手。邦毅则是五十一中学学子中的佼佼者。

邦毅的早逝，甚为可惜。他曾来过我家，因此印象又更深些。我告诉太太他的去世，她也很感慨，深感人生无常。“无常”，“无常”，冥冥之中，到底是有“常”，还是无“常”？

我对邦毅的去世很震惊，所以至今还会想到他。斯人已去，托体同山，写上这几字，借光“钟声”，留作对他的记忆。§

通知

自2016年2月起，位育北美校友会的收款员为叶秋怡，出纳员为华非非。

我们代表所有会员向在今年会费，捐献和赞助收支表中列出的老师和校友们致以感谢。由于你们的热忱与慷慨，校友会得以出版会刊《钟声》，维持网站和开展活动。

希望每位收到《钟声》的校友不要忘了今年的会费。

校友会会费为每人每年\$10.00，并欢迎随意捐款或赞助。

支票请寄：

Please make check payable to:

Qiuyi Ye (叶秋怡)
35 Clearview Circle,
Hopewell Junction, NY 12533

请在支票上清楚注明您的姓名。

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北美位育人》：
www.weiyu51na.com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群： 位育 weiyuna51



位育 weiyuna51

七律

夜宿 88 年汉城奥运宾馆，晨练访纪念壁有感。
兼赠中国冠军班运动员

汉城参差汉江清，江畔尚留奥运村。
石壁依稀风韵录，体坛叱咤领军人。
青春焕发升旗式，汗水刷新奖榜屏。
念此肃然凝视久，樱花烂漫照归程。

2015 年 4 月 4 日于首尔

词三首

吉力立 66 届高中

贺新郎

赋白桦，抗战胜利日缅怀东北抗联英烈
威武凛凛立。
看巋然，临空壑畔，俯瞰崖底。
华盖银袍掩不住，铁骨铮铮刚毅。
论身世，惊天泣地。
鸟剌虫穿无人问，卧林间辗转终成萃。
彰日月，吐精气。

当年百战枪林密。
著戎装，周身血染，弹痕盈体。
露重衣单黎明冷，壮士依依无寐。
就烽火，谈兵破敌。
黑水白山英魂在，殇难消化作斑驳泪。
残月落，朔风起。

2015 年 9 月 3 日腹稿，14 日回国机上成。

行香子 再登黄山

百丈悬崖，咫尺天门。
似当年，壮志凌云。
胸怀天下，身仅分文。
过玉屏楼，光明顶，始信峰。
岁月无情，白发欺翁。
但人间，莫住攀登。
山唯厌小，水不嫌深。
且整轻装，探新径，又一程。

余初登黄山为四十年前，与小学体育老师卞学诚同行。回顾恍若隔世。
此作遥赠吾启蒙恩师。2015 年 9 月 17 日于屯溪



"My Dear" Oil on canvas
汤沐黎 66届高中